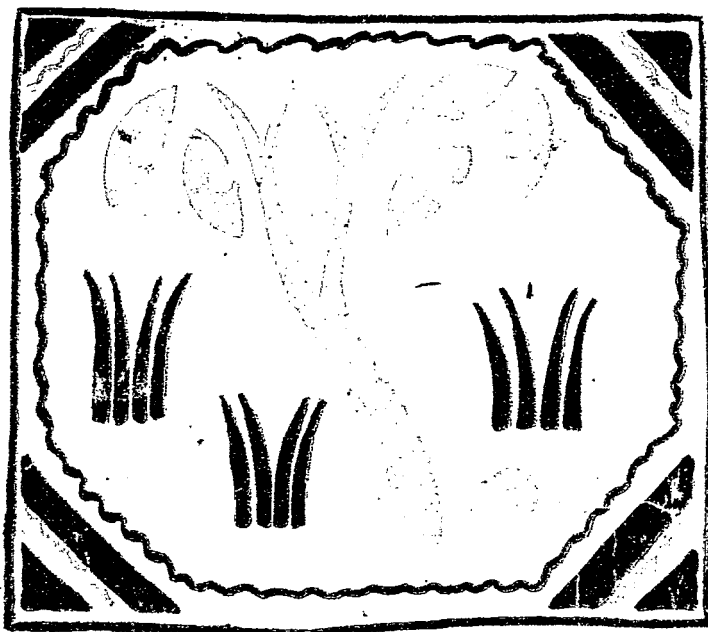






蘭 夜

闌 夜

作士女櫻沉



3 0528 3889 7

路馬四海上

行印局書華光

1929

857.63  
386-5

## 目 錄

- (一) 搬家
- (二) 慾
- (三) 夜闌
- (四) 兩隻面孔
- (五) 悵惘
- (六) 劇後
- (七) 飄零了的紅葉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夜  
闌  
及  
其  
他

## 搬家

在同家的路上，紹英把一向不曾注意過的路旁的小巧精緻的洋房隨走隨看着；對於搬家本來很爲淡漠的心思這時也覺活動起來。

現在住的房子是分租的兩間樓房。初尋到這房子的時候，他和他的妻都感到再合適也沒有了的那樣的滿意，搬進去住了以後，更發覺了種種細微處的稱

心。房間很寬大，粉刷得也很美麗。一間作爲臥室和書房，其餘一間便作了朋友來訪時聚談的地方。隔壁房間的隣居是一個像在什麼洋行內供職的獨身的男子，每日早晨出去後直到傍晚才歸來；普通那種合住的寓所的嘈雜簡直是一點也沒有，並且日常的粗事有樓下房東的女僕兼代操作，更覺方便。其餘如臨窗的隣家的花園的景緻呀，附近環境的幽靜呀，交通的便利呀……在他們搬來的幾日內隨時感到有說不盡的優點，每逢朋友來訪他們的新居，總是很得意地把這種種作爲愉快的話題。「要是單獨租一幢房子倒不見得有這樣好，那種自立門戶的許多麻煩，對於我們這種生活反而不相宜。」他們心中，口頭上常是這樣想着說着。

紹英是從事于文學的人，他的妻也是方才脫離學校生活的大學生，並且又是在戀愛熱的新婚後，所以對於這富于浪漫意味的住處，是非常歡喜。那種認

真地成立一個家庭的累贅，祇要他們想一想都覺厭惡，尤其是他的妻。他們常私下裏誇耀着說他們這樣的住家是理想的詩意的住家。像是別無奢望似的希望長久這樣下去。有一次他的妻竟孩子似的担心着房錢太便宜了，恐怕房東要翻悔停租。

他們是暑假前結的婚，蜜月正好在閒散的假期中，那生活自然是猶如這寓所一樣充滿着極端的詩意。當他們出去遊玩的時候，便把房門鎖了，到外面盡興地愛玩到什麼時候便什麼時候，沒有使他們牽掛的所謂家事。在家的時候，便是兩人單獨地親暱地相處着，沒有實際的煩擾妨礙他們的夢也似的歡樂。這樣的度過了一個暑假，紹英不能不恢復每日出勤的工作了。他是在某機關內供職的，雖然這職業是與他從事文學的事業不很適合，但爲了生活問題，目下尙不能放棄。他們那任情恣意的歡娛生活却因之受到拘束，只有在公餘或假日才能

重溫一次舊日的美夢；每天雖是怎樣不忍也不能不把他的妻孤獨地留在家中。房子還是以前的房子，現在是暗淡了許多。每逢事畢歸來，他的妻雖然顯着特別興奮的歡喜，但總不勝其苦似的對他訴說着獨處在這沒有其他一個人的家中的難堪的寂寞。

這樣的生活繼續到兩月之後，這孤寂的住處對於他的妻簡直成了可詛咒的地方。

一天紹英從外面回來，閒談中忽然記起今天有兩個朋友和他商量着要合租一幢房子同住的事，隨口地和妻談着。在他那樣子是絲毫也沒把這當作一件事，他的妻却忽然像觸動了什麼心思，認真地追問着詳細的情形。紹英還是不以爲意地笑了說：

『怎麼？你想搬家了嗎？』

『噯，真不想再在這兒住了，再住下去真要把人寂寞死了！』

她厭憎地向着這屋子看了一眼這樣說着，要搬家的意思是不會計畫過，對于現在的住處確是早就覺得離開才好了。

『又不喜歡這樣住了？想組織個家庭作主婦了嗎？』

紹英取笑了說。

『不是不歡喜，實在每天二個人悶在這屋裏快要悶死了。並且你一出去，我就覺到孤零得怪害怕似的，幾時讓你在這裏悶上一天試試看，管保你也不再說歡喜了。要是和他們一塊住了，也不能就成了家庭般的過日子，現在的好處還是照舊地有，這種寂寞可就減去了。就是各人在各人的屋裏悶着的時候，也總不會感到這種孤零零的意味了。』

妻像是硬把他說服了，立刻就決定搬家似的那樣認真地說着。

『和他們在一塊就可以不寂寞了嗎？噯呀，我倒不放心呢。』

他作着不高興的鬼臉調侃着她。

『爲什麼不放心？』她也笑了，『這樣子住，你才應該不放心呢，成天只我一個人在這裏，隨便作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你才算蠢呢，這就想不到了嗎？』

『呀，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作過什麼來？告訴我！告訴我！』

他裝作認真着急，強制着她說。

『背着你作了的事情再告訴你，這樣傻的人也會有嗎？』

她也更起勁地引逗着他，故意作着半真半假的樣子。

在這調笑中間，房子的事暫時被遺忘了。

第二天紹英出去後，他的妻重又經嘗着寂寥的情味時，才又急切地燃起搬家的熱望。一意念念不忘地想像着那和朋友們同住著比這要好幾倍的情形，

等到紹英歸來，首先便問房子的事怎樣了。

『他們也不過隨便地談起，那裏會認真地立刻去進行。』

他看了妻<sup>子</sup>的急切的樣子，不禁好笑起來。

她的蘊釀到極度的搬家熱，被丈夫的話突然地冷下去了，但並不是消滅，好像生了根似的從此存了要搬家的決心。

她覺得完全是紹英沒有要搬家的意思，對於朋友的提議不表示起勁，便每日督促着他進行。後來經他認真地告訴了確乎是那兩個提議合租的朋友已經把前議取消了，一個已經到別處去，她才相信了。對於這一方面絕了望，可是對於搬家仍是有着非常的決心。紹英也答應了說等有了相當機會准想法子。

這天他們的朋友時中來玩，偶然談起他的太太不久要從家中出來了。紹英只取笑了說：

『那你快組織家庭了，不再寂寞了吧？』

他的妻却忽然聯想起搬家的事來，問：

『房子找妥了嗎？』

聽說還沒有，便說：

『那末我們合租一幢房同住好不好？』

又回頭對着紹英，『這真好極了！』

對於在外埠要來的妻子，正感到安置的困難的時中，聽說這樣，連忙表示贊同。實行合居的具體計畫便立刻積極地討論起來。決定的是找一所三層樓的洋房，每家住一層，樓底的客廳合用；還有僱傭和伙食的事也是合作的。

『我可是不會管家的呢，要請您太太偏勞點才行。』

紹英的妻在歡喜中想到了家事的麻煩，忽然插進去這樣的說，絕對不是客

氣的意思。

『這不要緊，我那位太太是專門管家的材料。』

時中提到自己的舊式的妻，總愛用這樣自嘲的口吻，在這裏又加上了一層對於朋友之妻的高抬。

『頂好像作二房東似的，把我們的事情由您包辦去好了。』

在妻和時中的興濃的討論中，紹英除了表示同意以外，說的話很少，這時湊趣似的加了這樣一點意見。

『對啦，這樣頂好了。』

他的妻認真地非常贊同。

『好的。』

時中也表示『承諾』。

這議決的進行，第一步是租房子，說定那日就去尋找，由雙方同時進行。時中走了之後，他們又私下裏把這事計畫着，紹英對於妻的過于急切的態度，微微有點反感說：

『你現在只想着合住的的好處了，壞處就不去想了。』

『有什麼壞處？』

『不用說別的了，第一就不能再像現在這樣清靜，這樣隨便。並且他的太太，你想你那裏能同她合得來，這樣長久住下去，許多小事情上就會覺得別拗。自然現在想起來是沒有什麼，不過到了那時候你就覺得不痛快了，不信，試試看呢。』

『那有什麼關係，雖然是住在一塊，還不仍舊是你是你，我是我的，像現在的隣居一樣？』

『說起來是沒有什麼，不過事實上總不能像理想的那樣簡單。我管保你還有後悔的時候。』

『我敢保絕對不會後悔的，像這樣在無人的孤島上過日似的生活，隨便什麼時候也不會再想她了。』

她現在一如剛搬來時對這房子處處發覺着牠的優點一般，現在是感到簡直沒有一處可以留戀。

『女人的情感的固執真是沒有辦法，有了一個念頭就想能將牠打消。』  
紹英在心裏這樣想着，也就不想再說什麼了。

幾日中「搬家」成了他們重要的問題，但紹英對於這事的淡漠正和他妻的熱心成了反比例。起初僅是淡漠的心思，現在轉變成了極端地不願。妻之所以這樣熱心要搬家，完全是由于想避除那一人獨處的長日的孤寂，他是很了解的。

但因此他對於妻耐不住孤寂要找慰藉的這點上忽然感到嫉妒，並且不知怎的他又想到他的妻對於時中很有好感，所以特別歡喜和他合住。關於過去有時開玩笑，妻故意地說時中怎樣可愛，怎樣討人歡喜的話，現在一一地認真地回憶起來。每逢妻和他高興地談着合住的事時，他不禁沉思在這裏面。

『我不願意同他合住，我知道你喜歡他，想和他常在一塊。』

一天正當他的妻談搬家談得起勁的時候，他忍不住地說了這樣的話。

『什麼？你這人真好笑極了！』

她先是意外地吃驚，接着便笑起來。逼着他說出她怎樣歡喜他來。

『你還不承認？不是你自己說過的麼？』

他想着的時候他本來是認真，可是說出來了也變成了玩笑。

『要是真歡喜他，還會對你說嗎？你又來發癡了。』

『你嘴裏裝作說着玩，實在心裏也真歡喜他，我那裏不知道？我不願意和他一同住，我明天去對他說去，叫他找單任的房子好了。』

『就算是我歡喜他，現在有他的太太在一塊，還能怎麼樣？』

『他那太太還會妨礙你們嗎？』

『但那到底不方便，我要真愛他，那就不會搬家了；在這裏每天你出去的時候約他來多方便？並且你也不會知道。』

『噯呀，你一定存過這樣的心的，我以後倒要在你料想不到的時候回來偵探一下！』

『哼！那才讓你偵探不着呢。我把門鎖了，貼上一張墨條說出去了。你怎麼能知道？』

『我守在門口不走。』

『好呵，幾時我倒要故意弄這麼一手，叫人家看看你的笑話。』她勝利了地更笑得利害起來。

『這樣子開玩笑沒有好處；說不定我會真胡思亂想地在外面的時候安心不下去了。』

在針鋒相抵的玩笑中他認了輸服。

『那末，你還不願意和別人合住嗎？那樣子至少這種担心可以沒有了。不然，我可是不敢保險的呢。』

『一定搬家就是了。』

『告訴我實話，你不願意合住就是爲了那個嗎？』

在玩笑的相激後，她又低聲地湊到他的身邊認真地問着。

『我真的是……』

『現在還那樣想嗎？』

『不那樣想啦。不過你真不會因為住在一塊愛了他嗎？』

『你想我怎麼會愛他，合住了以後我更不會去愛他，那不是要找人罵嗎？並且他有什麼可愛的地方？你對我這樣不信任？』

她完全收斂了笑容，正經地說着。

『我相信你，我們找房子搬好了，我也覺得合住確乎也有好的地方。』

紹英對於自己的神經過敏的多疑，明知是不會有的事，但經過這一次的發洩才真的釋然了。可是對於搬家，他仍是覺得無可無不可的，不能引起像妻一樣的熱心。他仍感到現在的住處不無可留戀的地方。甚至有點希望妻的神經質的熱心，或者減退了不搬才好。

合適的房子，頗為難尋，那位朋友是認真在進行，但也還沒有成績，至于

紹英不過對於路過看到的房子隨便加以留意；特爲去尋找却不曾有過。有時看見精雅的洋房也有想住在裏面的意思，但總像不捨似的覺得現在的住處也很滿意。並且想到遷居的麻煩，他還是不想搬。同時因了妻的固執與好友的情面，覺得不搬也不行了，他像是受着一種非搬不可的牽制，因此更使他對於搬家不情願。

這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又把這事思慮着。忽然想出一條妥當的辦法，他想和妻商量着暫時不搬，讓那位朋友單獨去租房子住。等過些時候他們再另租一幢房子單住，組織一個像樣的家庭，僱用一個女僕，那樣妻現在的孤寂可以減除了，對朋友那方面也沒有說不過去的地方。他現在還是無意識地不願意和那朋友合住。可是他接着又想妻或者又要拿了不願組織家庭把自己弄到作主婦的地位的理由來反對他的計畫。

『那樣，我就堅決地說，就是不高步和人合住，想她也說不出非和別人合住不好的話。』

他自己對自己說着，下了最後的決心。

他把這想妥了的計畫在心裏反覆想着走回家去。

走到家中他帶着那主人獨有的權威去推房門，沒有推開。又一連轉了幾下門鈕，才知道是上了鎖。他想起妻平常有過把門鎖了在裏面睡午覺的事，便又用力地敲門，直敲到料想着睡熟了的人也可以驚醒了的地步，才嗒然地住了手。想妻是一定出去了，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連字條也不留下一張，這叫人等到幾時為止呢？只好無目的地走下樓去，說不出的不痛快，對於這房門只有一把鑰匙的事也憤恨地不滿起來。

他又重走到街上，仍是不知往那裏去好，想妻也許就要回來的，便走到電

車上落的地方站着，覺得這樣一來可以迎見歸來的妻，二來也可使自己像是停電車的樣子，免去別人的注視。

但是電車接連地在他面前停下又開走，每次他用了全力留神看着，妻的影子總不見有。他由等待的焦灼忽然對妻抱起反感來。她明知道自己是這時候回家的，怎麼竟自出去了老不回來。他有點憤然起來，想不再等了，到朋友地方去坐一會。可是又覺得沒有意思，想妻這時也許從另一條路上回家來了。他又向家中走去。一切都照樣地靜着，好像他走出去了以後就沒有人上來過的樣子，門仍然是關着。這次他的握着門鈕的手却不即放開，他讓手握着像不覺得似的眼睛注視着地沈思起來。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地忽然把妻這時正在鎖了門在裏面和人幽會的情形想像起來，自然他覺得這想像簡直是荒謬得好笑，可是他又像好奇似的對於這想像當真推演下去。他放重了脚步走下樓去，徘徊在門口約

對面，他想假定妻貞和人在幽會，一定要在聽見他走後，再靜候些時候放那人出來，現在無論是誰走出來，總避不過他的視線，就是妻是否真從外面歸來，也不能對他有一點推諉的飾詞。他忽然很興奮起來，方才的焦灼和憤怨全然消逝了，像在進行着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他生了一種滿足他的好奇心的慾望。可是等了許久，沒有一點可使他滿足的情形發生，他站到對着自己樓窗的地方去仰望，從洞開的窗戶望進去只看到白色的天花板，他希望的所謂動靜是一點也沒有，不過那拉在兩旁的窗簾被風吹着在飄蕩，彷彿人影搖曳似的使他感到被嘲弄的意味，心情非常撩亂。同時又感到微微的失望，對於自己憑空捏造的想像，覺得好笑，興致索然地離開探望的地方。但仍不知那裏去好，隨便走着，想起不如去尋找房子去，可以把這等待的時間消磨過去。他這時忽然對於搬家不再像先前那樣不願意了。爲了今天的事情，確乎感着這住處的不便，並且想

到妻雖然對自己是異常忠實，但這樣寂寞下去，覺得難耐，因此而交了什麼男朋友之類的事也說不定會有，他現在是非常願意搬家和友人合住了。

在附近的地方，慢慢地走着，留意着有沒有招租的字條。招租的房子是很多，但合適的是一處也沒有。想着明天再到別處尋去，這時天已經傍晚，約摸着妻總該回來了，便重回家來。

果然妻已經在家相候着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真把我等壞了！』

紹英看見妻的閒暇的樣子，記起方才自己的着急。並且想告訴給妻他那可笑的想法。

『噯呀！你回來過了！是時中約我去看房子，出去的時候還早，想着總可  
在你前頭回來，那想到一連着看了幾處，就耽擱到這時候了。』

她表示着歉意地這樣說。

紹英本來釋然了的心情忽然又緊張起來，他好像親眼看見了妻和時中夫婦似的一同去尋找房子的情形，並且又接着推想下去——說不定妻和時中有特別的意思吧，也許時中對於合住正抱着野心吧？他的心的和平完全破裂了！

方才認為可笑談的他的猜疑，這時不想說了。去看房子的事也絕未提起。推說身體不快，拒絕妻的關於房子的談話。



## 慾

### (一)

生活方面少有了變換，這家中平凡的一切就像是增加了生命之力似的活潑起來。綺君也像恢復了新婚後那般的富有情趣，瑣雜無聊的家事，這時作着常

感到招待客人似的興致，不像是那使人懶洋洋的日常生活了。一向是兩人沒有變化地對坐的飯桌上，現在添了新從日本歸來的叫作季平的弟弟，熱鬧的笑談常充溢着吃飯間。

這對年青的夫婦，不但在朋友中間有着被嫉羨的驕傲，就是那新結的隣居每望見經過的雙影，也常不禁目送着在豔羨。自然這是戀愛結合的一對，就在婚後將近一年的現在也還是在飲着愛情的醇酒。那像詩一般的戀愛生活到了現在已是散文的了，但覺得散文也有散文的美，一切對於他倆仍是無缺憾的幸福。

綺君爲了結婚在大學肄業的中途就輟了讀，在校時學問思想都屬優等，並且曾經有過從事文學的抱負。但正如其他女性一樣，她有着天賦獨厚的享樂的本能，在愛的雲團裏，沒有再投身到勞碌的社會中的慾望，只作了新組成的美

滿家庭中的主婦。在從前對於主婦職務是極端痛詆的，但現在便覺得事實有時是沒有理想中那樣美滿，但有時也沒有理想中那樣不堪，這主婦的生活，在新婚中她感到也是幸福的一種。

結婚使人的浪漫性消滅了，在這時綺君和丈夫唯一的理想，就是期待實際生活的安樂。租了小小的洋房作了住家，簡單而新式的佈置，非常完美，生活也有次序，幾乎是在什麼時間便作什麼事，連散步之類的事，也像日課似的按時舉行，這樣地把生活置放在完善的規模中，彷彿把理想在實現着似的感到滿足的樂趣。

丈夫是大學的教授，每日的外出也是循環着一定的時間，作完了擁抱接吻的告別的繁文然後在妻的多情的目送中走出去，綺君看着丈夫走得影子也不見了，便回到屋中開始期待着，想像着丈夫歸來時的歡樂，也並不十分寂寞。晚

間的燈下，丈夫伏案預備功課或是從事著述，綺君便坐在近旁瀏覽着雜誌，或小說，那嫺靜的表情，嬌美的姿態，常使丈夫不覺動情的注視，這時綺君也常把射在書本上的視線抬起來送過媚笑去。

在娛樂的場所，或晏會的席上，丈夫因妻的使人注目的美麗而感着榮耀，在綺君把在一塊的任何男子和丈夫比較了看時，也覺挽在這樣的丈夫的身上，頗堪矜誇。

生活是幸福而又平靜，每日無變更地在繼續着。只有時間是永遠這樣具着消磨的力量，他們的新婚時代也自然告了結束。那丈夫出門時的送別，不知怎的漸漸地變為像是平凡的禮節似的了，那興奮的期待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消失了。每當外面燦爛的陽光把屋內照耀得異常光明的午後，綺君常一人感着強烈的寂寞。那有次序的生活，到了現在也早已單調得覺着不勝厭煩，新婚前疏淡

着的交際，現在又漸漸地把友人過訪這類的事，感着興味，每在這時綺君像是衷心活潑起來，對丈夫「伯平，伯平」地叫着時，那聲調有着平時所無的嬌豔。但無論如何，一日之中，綺君總是感着寂寞的時候爲多。只有假日或星期才能同丈夫到外面快樂地過一天，却也正因了平日的寂寞，這時更與濃地感着歡娛，綺君對於日常的生活也就安然了。

這晚燈下，翻閱着新買來的一本小說雜誌，忽然像發見了什麼，笑着走到丈夫的書桌前。

『你看這裏有季平的作品呢。』

指着一篇題目是「櫻花之春」的小說給丈夫看。

『唔，「櫻花之春」，一定又是關於日本女人的事。季平大約是眞在迷着什麼女人了。所以直說回國，却不見來。』

伯平對於這小說似乎並不注意的樣子，說了這些話。

綺君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看看。那充滿了日本情調的小說，像花與酒的組成，深深地激動着人的心靈；又因為是季平所寫的緣故，綺君特別真切地爲那淒艷的情節和浪漫的故事感動着，並且又爲好奇心的驅使，看完了還儘在思索，想那男主人翁說不定就是作者自己，於是又就了這小說對未見過的季平作着憑空的想像，同時又無意識地把丈夫方纔所說的那話聯想着。

季平來後，綺君把他和那小說中的人物併起來看看，初見時就彷彿不只有着外貌的認識似的。季平比起阿哥的大學教授的儀容，他是富於學生樣的質樸的風姿，眉目之間有着異常的相像，這使綺君初次會見時背後望着丈夫的臉笑了說『真像得很呢。』

伯平和這弟弟感情很親，就文學的志趣這一點上雖說並不投合，但對於弟

弟的成就却頗爲厚望。把久別的弟弟留住在自己的新家庭中，覺得是新婚後第一次的樂事，每當飯後便聚在一塊漫談着各種話題，度過從前所沒有的歡樂的一晚；又因爲季平新從國外歸來，綺君常抱着孩子似的歡欣不住地要他述說些在日本時的種種見聞。有時也談到關於文藝上的話，綺君總是像崇拜着似的注神地聽着。伯平在這種談話中從不見參加什麼意見，但也像很感興趣似的微笑着傾聽。季平不但把哥哥置諸話題之外，不以爲意，就是對於在信仰着自己似的綺君也並不顧及的樣子，主觀地任意地在發揮着那動人的談鋒。他正有着一般青年文學者的狂放。

平日把客人來訪，作爲平淡生活的調劑，感受着一時的興趣，現在季平來後，是將這種珍重的興趣變成經常的了。有時即便仍像從前那樣兩人獨處着，但心中的平凡的感覺却沒有了。

到底因爲有着親族的這層關係，使綺君對於頭幾天還有點客氣的季平，不久，就很熟稔。這天在單獨兩人閒談着，綺君把好久就要問的話，這時說出了。

『那篇「櫻花之春」的背景，是不是事實呵？』

『是小說就不是事實，不過事實也不能說一點沒有。』

季平照例帶着他那有點狂傲，但不使人不快的笑，說完還在看別人的臉色。

『那主人翁就是你自己，一點也不錯。』

綺君記起那小說中浪漫的事實，說完了望着他笑。

他還是那樣笑着。

『那個可愛的美子姑娘後來怎麼樣了？』

接着認真地這樣追問。

『你不是看過了嗎？就是那樣了呵！』

季平作着狡猾的回答，表示着不承認也不否認。

『真就那樣背着你走了，沒再會見過嗎？』

記起那小說中所寫的一個熱情的侍女，爲了環境的壓迫，和不願使自己所愛的人陷在無可奈何的悲苦中，情願被誤會着，忍痛地離開那非常愛她的異國青年，把自己犧牲了的可悲的結局，綺君誠懇地問着。

『怎麼說是「我」？』

『算了吧，還不承認？』

等到季平將自己那比小說中還動人的戀史，向綺君訴說着時，綺君一直靜靜地聽完，也覺得不勝淒楚了。

『戀愛雖然都希望美滿，其實不圓滿的戀愛才真可珍貴呢。要是你和她結果成功了，那還有什麼意味呢？倒不如像現在這樣常常把牠回味着，紀念着更有意義。』

綺君把自己所引起的感慨也可說是牢騷說着作爲安慰。

此後對於了解了他的生活的內容的季平，彷彿更有了一層親近。再看他那種頹廢，憔悴的樣子，便格外感着同情，和不忍似的憐惜。

受了季平的暗示，綺君對於文學的興趣，不只限於欣賞的一方面，有一次看了季平的創作，竟不好意思地笑了說：

『讓我也來寫寫小說看。』

季平對此非常鼓勵着她，常不時認真地詢問着：

『小說寫了嗎？』

『寫不出呢，等寫了請你給看看。』

在文學方面綺君對於季平確有着信仰的心情，有時爲了借書或是什麼到他的屋裏，見了那到處堆滿着書籍或已寫未寫的稿紙，凌亂的樣子，比較自己那終日整齊得沒有趣味的屋子，覺得對於季平的書室非常愛慕，常不忍離去的，在各處翻閱着。自己的屋內，也漸漸喜歡把愛讀的書籍亂放在順手的地方，隨時好拿起來看。有一次伯平對她取笑着說：

『也想作文學家了嗎？』

綺君不好意思地紅了臉，却又感着不平似的勉強地笑着。

來時還是初夏，現在已經是盛暑了。季平來後所賜與這家庭的情趣是比較這時日還要多些。綺君私自燃起着從事於文學的野心，每天專心在這方面，感到無上的興趣；記起從前悠閒的無聊的日子，覺得是多麼不同的對照。

對於丈夫的照例的早出晚歸，早就習以爲常，不感到什麼了。倒是季平的偶然外出使綺君常感着比較以前更深的寂寞。每次一聽見開門的聲音，便不禁「回來了麼？」這樣地想。

『纔回來？外邊很熱吧？』

完全是爲嫂嫂的那種親熱而又和婉的口吻。就年齡講，不過長了一歲，但綺君總是安然地取着爲嫂的態度，覺得這樣好像更爲隨便，易處似的。但在作着深談的時候，那就完全像知友似的把那俗厭的叔嫂的關係拋開了。

在假日或星期還是照例地同了丈夫到外面去遊玩，雖然是有着很深的愛

情，究竟因爲已是夫婦的關係，尤其是在外面的時候，彼此都常感到無話可談的無聊，綺君雖是很親密地挽着丈夫的手臂，也只是靜靜地走着。至於每天帶着妻在各處遊玩的丈夫，也只好像是一種義務，一種虛榮。真正的趣味，這時在兩人的心中似乎都有些不易感到；像那愛戀時期的一個眼色，一個笑容都會使人興奮得心跳起的事，在這夫婦之間任是如何相愛也不能再有了。這夫婦的愛情似乎是比较適宜於家庭中的。

學校放假了，丈夫在家的時候較多，就是朋友應酬之類的事，也因爲天熱的緣故常常摒絕了不去。每日外面的太陽酷烈地照着的午後，在幽涼的室內隨意作着輕便的工作，那什麼也不能比擬的只有家庭所能給與的幸福の意味，對於常在外面過着碌碌的生活的伯平是特別深刻地感受着。只是近來在熱心着文學的妻，這時終日相處後，常看着彷彿把自己淡忘了似的那樣專心在別的事

上，伯平就不禁有着一點嫉妒的不快，這不快在隨便的談話之中就要流露出來。譬如和妻辯論的時候，常嘲弄似的忽然加上——

『這大概是文學家的見解吧！』或是

『文學家的話倒不容易明白。』

每次說完了總是頗爲得意地笑着。

綺君一看見丈夫這種態度，雖覺不平，但又不便發作什麼，不過在心裏不免有了輕侮的意念。

『以後不要跟季平那樣高興地談話了。』

睡後在床上，溫柔的伯平不禁向妻說出這樣的話。

『爲什麼？』

綺君笑。

『你好像有點喜歡他。』

『喜歡他，也是因為你呀！』

綺君感到爲丈夫嫉妒着的快樂，故意裝作狡辯的樣子。

『你喜歡他，我難過。』

『那麼以後不喜歡他就是了。』

故意地更要引逗着丈夫嫉妒。

『你承認了現在是喜歡他的！』

『是你說的呀！』

綺君被丈夫逼迫似的那樣緊緊地擁抱着，格外有着快感，就偏不肯老實回答。

這樣的事在第二天自然是誰都忘記了；偶或記起，也只是彼此互相引以爲

樂，或者故意地虛張着事實，將季平作爲對象，各人享受那嫉妒與被嫉妒的滋味。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綺君有時無意識地憑空把如果自己和季君發生了戀愛將怎樣的作着想像的事也曾有過。從富有情趣的少女時代到了什麼也平凡不堪的婚後生活，這期間也許誰都常有意無意地期得另外的戀愛這種情形，尤其是青年男子的頹廢，浪漫最容易引動着女子的愛憐和同情。綺君每次看着季平的蓬鬆而不整齊的長髮披在瘦瘦的臉上，把香烟狂吸着的樣子，便莫名地感到很不愉快，同時覺得季平却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美，這是那姿容修潔的丈夫所沒有的。那青春之力有時似乎也使綺君敵不住本能的誘惑，在季平面前施着挑撥似的意味，笑容的嫵媚，眼睛的活潑，聲調的嬌柔，使綺君常常不自覺地像是回到了少女的故態。直等到季平的悸動着的眼光逼視過來纔立刻畏縮似的又歸平

靜了。說綺君真的對於季平有什麼不明白的心意麼？那是絕對不真確的，這只就照舊地把季平向丈夫調笑的事就可以證明。也許現在除了被嫉妒之外還另有某種快感存在着也說不定，但綺君確不會意識到。

這天午後，伯平又外出了，綺君寂寥地走到季平的房裏去閒談時，又看見他像和誰在噓氣似的那樣把香烟一刻不停地狂吸着。

『香烟真要少抽些纔好呢。』

綺君不忍似的說。

季平並不回答什麼，只默默地對嫂嫂望着，那眼光似乎含着使人抵抗不住的力，綺君的心突然狂跳起來，趕快將視線避開了，去看看棹上凌亂散置在那裏的稿紙。

『季平，現在你又寫了些什麼？』

竭力地想把室內的空氣恢復過來。

『現在什麼也寫不出了。』

於是綺君有所膽怯似的不敢再繼續問下去了。

從這以後，那因結婚而冷靜了的青春之血，似乎又在綺君的身內沸騰起來。她不再希望那熱鬧的談話來消遣寂寞，竟是常愛把自己孤獨起來，任那狂風暴雨在自己的心中發作着；有時興奮到臉上如火燒一般的熱，又緊鎖着雙眉地感到苦悶。自己是不是在感應着這戀愛，綺君不能十分明白；但想以此來安慰那婚後荒涼了的情懷，這慾望是有的。

在兩人的心中誰都感着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了，因此非但不常接談，甚至連面也常躲着不見了。只有伯平因了近來很少被兩人的忘情的縱談冷淡着，減少了許多不快之感，並且綺君對於以丈夫的嫉妒季平爲取樂玩笑的

事，怎樣也不能有了。既沒有拒絕的決心，又沒有追求的勇氣，綺君深深地感着是又回到少女時代的初戀時的情境，把自己銷沉在夢一般的憧憬之中，像是期待又像是在畏縮；結果便想一切聽其自然。

不能持久的這情形，在第二天就告了結束了。

季平叫女僕交來一本書，裏面夾着這樣的一張字條：

『綺君：

我沒有勇氣向你告白，但也沒有毅力把自己毀滅。記不清已經是過了多長久的時候了，容許我寫這封信吧！

可是要把一切都傾吐出，却又無話可說了。實在有什麼可說的呢？一切你都知道的啊！

命運所給與我的總是極刑，我將怎樣做好呀！』

這似乎正是早就期待着的，又似乎是過于突然了，綺君緊握着自己的發燒到灼手的臉，覺得心跳得幾乎將要暈去似的。

『我同情你。』

在幾小時之後，綺君把原書送回，裏面夾着一張紙，上面寫了這樣的幾個字。

(11)

綺君是抱着謝罪似的心情，凡事對丈夫特別殷勤，親切，但是痛苦却依然不能稍減。在不能入眠的深夜裏，注視着熟睡了的丈夫的臉，常不能自己地流起淚來。這種心情與其說是抱歉的內疚，毋寧說是不知如何能解決的傷痛。綺

君實在是仍在愛着丈夫的，這時是更明顯地這樣感覺着。好像因爲平時安逸而淡漠了，一經事變就重喚起了強烈的愛意，把以前相愛時的種種纏綿的熱情一一記了起來，綺君不禁痛感着自己對於愛之缺乏貞操；但成了夫婦後的愛情的平凡化，並不是貞操與否所能轉移的，綺君對於愛已根本地在感着幻滅的悲哀了。但另一方面那新的戀情又像已燃的火燎似的任牠在蔓延着。

什麼也不知道的伯平這些日子也似乎神經敏銳地常現着憂悵的神色。在綺君和季平兩人，雖說沒有坦然的勇氣，却也沒有把戀愛虛偽起來的意思。三人同在一處的時候，想再恢復平常的情形已是不可能了。每和丈夫單獨相處着，綺君更覺畏縮似的不安，想裝作坦白，又沒有這做作的勇氣。

命運是以快樂爲餌，給人以痛苦的；那爲人妻的寂寞的心情是補救了，但現在的這悲苦使綺君想回復到舊日平靜的生活而不可得了。自然不會是爲了道

嚮或其他的關係所拘，然而綺君是整個地爲愛所困着。每次沉醉於季平的熱情中，過後就深切地想起了丈夫現在的溫柔多情，以及從前自己所曾引起過的同樣的沉醉的情形，綺君深感受着愛之易於變遷的悲楚。至於季平，自然不會因所愛的是嫂嫂就感着不安，但他也沒有把戀愛與友愛調和了而無痛苦的能，而且綺君還在愛着自己的丈夫，他也是知道的。

從前寂寞的家庭，現在是沉默了；而這沉默又在一天一天地變爲陰晦。伯平是明顯地在苦悶着，在這酷暑之中也常無緣無故的跑到外面去，直到深夜纔肯回來；有時似乎還是喝過酒的樣子，紅暈的眼睛閃耀着燭燭的光。什麼話也說不出的綺君看了丈夫這種自苦的樣子，再也不能抑制地投在丈夫的身上哭泣着了。

好像是蘊藏着雨的悶熱的天氣似的使人受不住了，誰也在希望着那暴風雨

快點來吧。倒底是經過成熟的愛的少婦比較了少女時代對於戀愛有着觀察的餘裕，就了結婚的經驗，覺得戀愛的結局總是一樣的空虛；這樣一想，對於迷亂着的慾情像是有着澈悟了。

『讓我們離開吧！』

綺君的悲壯的決心終於逼着她這樣表示了。

『你不能再勇敢些？』

季平似乎有些誘惑的意味。

『是不勇敢麼？』

『就這樣吧，我真不知道怎樣作纔好了。』

爲了防止這決心的軟化，綺君竭力支持着不再見季君的面，在晚餐的棹上，綺君陪着丈夫勉強地用着不能下嚥的晚餐。季平說是在外面吃過了，不會

下來。丈夫的心緒全然是擾亂了，在妻的對面默默地把酒狂飲着；無論說什麼規勸的話也無效地，在旁不知所措的綺君，終於伏案痛哭起來了。覺得丈夫就是這樣自苦，却不曾有過什麼怨恨的表示，對於這種溫柔的愛，綺君是深深地感着同情。

通宵地不眠，綺君哭倒在丈夫的懷裏，像在懺悔似的把一切都告白了，於是伯平也不禁緊緊地擁抱着妻而哭泣了。將要失掉的東西，終於又爲己所有，一方面是欣幸，一方面是超過於欣幸的悲傷。

『假使能使你幸福，我是死也情願的；但只是我不能失了你而生活着。』帶着淒咽的聲調說出這話的伯平彷彿是又回復到他們初戀時的那種情境了。

『也許你對我的愛要從此消滅了，可是我真是覺得愛你，尤其是此刻。這

也不知道是爲什麼。」

綺君說着似乎更覺傷心了。

『此後我們一定會更相愛的，我想。我永遠是你的，你也永遠是我的了。』

把一切的話都說盡了，淚也流盡了，兩人的胸襟都覺得雨後的天氣一樣的涼爽而且輕快。綺君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拾起過度哭泣後的酸痛的眼睛，凝視着那刺目的燈光，茫然地猶如浮沉在朦朧的夢境之中。

『眼睛痛。』

撒嬌似的把頭伏在丈夫的懷裏，淒楚的聲音愈覺動人。

『把電燈熄了吧！』

於是全室立刻黑了，恍如又回到了新婚的初夜。

『綺君，我真要發狂了，我好像重新開始戀愛着你了。』

『以前的事都忘了吧！』

『不，紀念着纔好。』

兩人感着初戀的陶醉，但在各種的話中，好像避諱似的，誰都怕說及或聽到「季平」兩個字。

第二天的早晨，醒來後，綺君凝望着從窗間射進來而又被窗帘遮住了的陽光，模糊地記起昨夜的一切，夢也似的頗爲迷茫。伯平隨即也醒來了，默然地將妻長時間地擁抱着。忽然房門推開了，是女僕進來收拾房間。

『二少爺今早搬走了，叫我對少爺說一聲。』

那女僕機械似的說着，但也似乎有點感着莫名其妙的驚異的樣子。

『唔！』

伯平表示着「知道了」却並不在意的神氣。

綺君臉色蒼白了，一時兩人都陷入沉默中，連視線也竭力避開着不敢相觸一下。

一切白晝的事，如吃飯呀，飲茶呀，閒談呀，一件一件地循着刻板的次序與平日無異地過着。關於季平出走的話，誰都一字不提，裝作毫不爲意或是已忘記了的樣子。這天伯平也特意不出門和妻廝守在家裏，彷彿是爲了要享受這和好後的甜蜜的幸福，故意不願離開似的。

在吃飯間裏，綺君整着飯菜的時候，在旁相幫的女僕，像受了囑託似的從口袋裏取出一封信來交給了綺君。

(四)

數月前的平凡的生活現在又主宰了這家庭。伯平依然是按時外出，一切都歸復到舊日的情狀。連那一時的愛的興奮也像投石在靜止的水中所激起的浪花一樣隨即消失了。綺君又在消磨似的過着枯寂的日子，往日平和的心境早已破裂無餘，那會有一時頗感着濃厚的文學興趣，現在是久已擱置起來了，連把小說之類的書籍隨意瀏覽的事也很少有。這不僅是心境惡劣的緣故，也是爲了避免因此引起自己和丈夫的不快意的意識。

但不知爲什麼，在這平靜的生活之下，似乎總有什麼不可驅除的霧雲潛伏着在。譬如兩人對坐着，稍一沉默，就不禁彼此要猜想着對方的心事；或是很尋常的一點舉動，也許會引起神經過敏的不安。綺君時常覺得丈夫每次從外面回來，總像有些疑慮的樣子，暗暗地在偵察着什麼似的，雖然在伯平方面是全然無意的。譬如女僕拿來一封信，綺君獨自在拆看時，丈夫隨便地問一聲「誰來

的信」，綺君便不作聲地把信封向着丈夫豎起來，意思像是說「給你看」，于是丈夫也自然感着不快了。

像是例課似的星期日一同外出時，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兩人便同時會發生着「也許無意中會遇見季平」這樣的感想。這在綺君是尤爲敏銳，一見有與季平稍微相像的人，心中就有些悸動。但是事實上，季平像是已經不在本地了，竟一次也未遇見過，甚至連消息都不曾聽到一點。不過就是這樣，仍不能使兩人把這事稍稍淡忘。

在一定的時間內，太陽向屋中射着按時的固有的光影時，綺君也同樣無所變更地把自己包圍在沉思的霧圍裏，常從珍祕的地方拿出一封已經污損了的信來，反復地看着。

『綺君：

現在這屋內，什麼東西都已理好了，只剩下那樣多的亂紙，厚厚地佈散在地上，這屋子也像我的心一樣的荒涼了。

坐下後望着那整理好了的行裝，自己也不禁驚異着剛纔那不可思議的氣力了；現在執筆作書，竟覺如此沉重。

如果能使我愛的人幸福，即犧牲至死，也許是快樂的吧！注進了你的愛的我的生命，任是苦痛，總不至於空虛了吧！以後我是以你的愛而生活下去。

我不敢因苦痛而咒詛這戀愛，我甚至在想如果能使我爲了這愛面苦痛，纔是幸福的真諦。

是不勇敢麼？是不熱誠麼？爲什麼不得不分離啊！如果命運允許了時，綺君，記着吧，我是永遠在期待着你的！

綺君，我在這裏深深地刻畫着你的容姿，但願這不成爲最後的一別吧，可是什麼時候再見呢？

一想到這是最後能寫給你的信，愈想盡量地寫，竟愈覺不可能了。如果這封信給你的是痛苦的回憶，那也許還是少寫些的好。

以後的一切，自己尙在渺茫之中，也許將來會有使你知道我的消息的機會。

季平

綺君讀完了信在沉思。想着如果那時是取了另一條路，照季平的計畫，同到日本去過流浪的生活，這時將怎樣了呢？總比現在這樣毫無情趣的過着日子強吧？不，也許比現在想念着季平更苦地想念着丈夫了吧？同時就了結婚的經驗，覺得就是這樣了，說不定仍逃不出這平凡的結局。但任是怎樣寬解地想，

那不可遏止的苦悶仍像毒蛇似的在咬着綺君的心。『我是永遠在期待着你啊，』綺君每讀到這句話，總是特別地停止了視線，把現在的季平的情形作着想像：大概住在一間不像樣的小屋裏，終日狂吸着香烟，埋首在雜亂的書籍與稿紙之間，從事於著作；那臉色一定更憔悴了，精神或者更頹廢了，用悲苦的戀情在毀滅着自己吧？但接着就又想，也許在苦悶得不堪的時候，已經隨便地找着了「一個愛人，在享受着異性的安慰，現在已經完全變了，什麼『我永遠是在期待着你』的話，早成了像在小說中寫過似的句子，不復記憶了吧？那樣想着，那心裏的摺鬱一直擴展到臉上，灼灼地熱起來，無意識地在希望着第一個想像是真實的。這樣就生了急切地想看看季平最近的作品慾望；或者從這方面能得到一些季平的消息。於是在丈夫不在家的時候，把各種刊物買了來翻閱着。但是季平的名字終於看不到，就是連可以推想的類似的名字都沒有。綺君便不禁

又想到季平在時所說的「什麼東西也寫不出了」的話，難道現在還是那樣麼？綺君有時也想把自己的苦悶寫成小說，化了名投到什麼刊物上發表去，那樣也許會被季平看到。假如季平果能想像出就是她寫的，說不定會暗中來訪或約會到什麼地方去晤談；那時自己將取怎樣的態度呢？或者會把以前的季平的計畫實行了吧？

雖是這樣想着，但是執筆的勇氣，終於沒有。

這天在報上忽然看見一條廣告，登着新近出版的一本叫作「改造」的刊物，編者何人並沒有寫出，只註着「改造社出版」的字樣。那篇廣告式的宣言寫得非常永雋，但光芒之中又含着陰晦，綺君看來純然是季平的口吻，就立刻想把牠買來一看。

午後，綺君獨自悄然地出了門，跳上電車，座位都滿了，她只得拉了籐圈

立着。車廂的一角似乎有人立起來讓座了，綺君走過去時纔認出那人是丈夫的同事。

『那裏去？』

『隨便買些東西。你到學校裏去麼？』

綺君像被看破了心事似的覺得臉上直發熱。

『是的。』

怕延長問答，綺君便故意地轉過頭去望着窗外，其實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只在想着這位同事見了丈夫不待說第一句話就是「今天在電車裏遇見了你的夫人」，於是不快之感忽然把想去購買刊物的思念完全打消了，未到目的地就下了電車。因為剛纔說了「隨便買些東西」的話，回家後一定要證明着這口實才好。記起丈夫前幾天說過要織件毛線衫的話，便走進了百貨公司。

歸來的電車中，綺君的膝上高高地擺着各色的紙包，和那些賺回得意的物件不時去撕開紙包的一角去看着的女太太們並坐在那裏，但綺君是向着車窗，茫然地注視着外面黃了葉的街樹。



## 夜 闌

在幾天之前他約定了一位朋友去看由北平新來的某坤伶的打泡戲，他到上海以後，去觀京劇的事簡直可以說沒有過。

『這個坤角是值得一看的呢，在北京的時候，她的戲我看得最多了，這次一定要看看去。』

他看了那朋友對於這不尋常的約請有些詫異，作着這樣的解釋。他說後像是還有許多不曾傾吐的感慨，臉上浮着一種苦滯的笑容，使那朋友也顯然地看出了。

『有過什麼關係嗎？』

取笑地問着。

『沒有的事，要說有關係也只是她的戲看過很多這一點關係。』

他認真地分辯着，臉上的緊張的笑容却仍浮着不去。

每天新聞紙上木刻大字的戲廣告，雖是大得怎樣刺目，對他是很少吸力的，有時廣告的大字分外地大起來，知道又有新來的名角到了，這也不過隨便地注視一下，看看來的是誰。這天那見慣的大字忽然觸動了他的視線。他把那「譽滿平津獨一無二唱做文武坤角鬚生」一排字下面的「劉桂芳」三個大字凝視了

許久。像是觸到了永不會痊愈的創傷似的，他的心情被新的悲痛壓迫着，一時不能恢復起來。

他自己也不能明白地意識到是爲什麼，他急切地想看她的戲去。每天翻開報紙總要把劉桂芳登台的預告注視一會。和朋友談話中，也不知不覺地把這事當作一件新聞似的常常提起，並且很感興趣地說着這是應該去看一看的之類的話。別人都好奇地發生了他與她有着某種關係的猜想。這天約着同去看戲的朋友也是這樣取笑地問他。

他感到被別人誤解的悲哀，可是他始終不曾把實在的原委告訴給任何人，他的不得要領的解辯和勉強的笑，反而增加了猜想者的自信。可是他除了苦笑之外仍是不想說什麼。

是五年之前，那時他是二十歲，在北京讀書，當時流行于青年中的戲劇狂，他也正感受着。這天到中和園看戲，他忽然對於一個唱青衣的坤伶注了意，此後幾乎每天要去看她的戲。這位坤伶叫作麗英，雖不是頭等的名角，也是有相當的聲譽的。她的色藝在他看來並不是覺得比任何人都好，不過他特別地對她的戲有着愛好。她的嗓音，她的做工，她的扮相整個地中了他的意。無間斷地看過幾次之後，她的極微小的一句腔調，一點表情，以及她的每個字的念白，他都能默誦出來似的那樣熟稔了。在他所有的印象中沒有比這更詳細更深刻的了。他對於她好像處處有着微細的認識——以至她的非具體看到的地方他也全然能領會着，覺得了解了這個人的整個的身心。

漸漸地他覺得是在愛着她了。

苦于不能再进一步的交往，他不久也學會了捧角的門路，每日夾雜在熟于

此道的朋友中，在料着她的戲正要上場的時候便走進劇場去，在那裏是很惹目地一連幾張預定的最好的座位空着，他們在賣座的殷勤的招待中昂然地走去坐下，這時全場的視線都爲之牽動，齊注在年青氣豪的他們的身上。及至麗英登場，用盡全力的喝彩聲從他們的坐處隨之响起，像是把任何苦悶都消去了似的覺得無上的暢快。等到她的戲方一收場，于是他們也立刻起身表示着捧角家的專誠，在全場目送之下揚揚地走出，這時使他感到的除捧場的樂趣之外更有一種與這同等的虛榮的快感。

這時他想不出還有什麼能更使他把心力傾注的事了，他像事業家在進行着一種偉大的事業一般的努力，一般的興奮。當他初次由拚命地喝彩將台上的麗英的注意吸來的時候，那是比普通的戀愛超過十倍力量地使他心身爲之悸動。

由這種興奮的滿足，他漸漸地又感到苦悶。他決定要去探訪那雖未交談已

成相識似的麗英之家。這天從賣座的老趙那裏詢悉了她的住址。

他有着使女人心醉的美的儀容，同時又有着使一般人注目的華貴的氣勢，因此在麗英家的門口，投進名刺之後，很輕易地便被招待進去。但他這時並不能感到成功的歡喜，他的心在受着戀愛者常有的那種撼動。竭力地持着鎮靜，仍不能平復那異常的窘迫，他跟在聽差的後面向裏走去。但是出來迎接的是一位類似鴛母之流的中年婦人，在客廳內坐下後，知道了這婦人是麗英的母親；這時麗英不在家，不過一會就要來了。談話中，那位婦人便婉妙地問着他的身世，他很知道這種人的心理，但說不出爲什麼他不願意應付，竟是孩子似的把自己目下是學生的話據實地答着。說後他可又去觀察那婦人的不免有點失望的神情。

麗英一時不見回來，他坐在那裏頗覺無聊，可又不願辭去。在談話中斷的時候，他便留神觀察着這家中的景況，房子很狹小，屋內陳設也不華麗，將這

樣的住處與麗英在舞台上的榮耀對照起來，覺得過于簡陋了些，使人有點不相信這竟是麗英之家。

聽見有女人脚步的聲音從外面走進來，他和那婦人同時抬起頭來向院子裏探望。走進來的果然是麗英，他見她穿平裝的打扮這是第一次，覺得更幽雅自然了些，身段很苗條，面目同在舞台上無甚分別照樣的娟秀，穿着一件銀色的綢長衫，和她姿態的雅淡很調和，便格外覺得好看。她手中領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一塊走進來，她隔着竹簾向客廳裏望了一下停住了腳，低聲向着那小女孩：

『有客人嗎？』

『怎麼這時候才回來？這位張先生等了好久了！』

她的母親從裏面說着走出來。

他不知道爲什麼，他的心自從望見她的影子便跳起來，越近越利害，對於她相見竟有點畏縮似的了。向外面望了一下，見麗英帶着迷惑的表情，聽了她母親的話，像是一時想不出所謂張先生是誰來的樣子却並不見她遲疑地便立刻走進客廳來。他也站起來相迎着。這時很明顯地看出她的面部有一種恍然的表情急速掠過，對着他笑了。

『呵，張先生！』

她用了非常相熟的口吻招呼着，又回頭對着她的母親：『我和張先生是每天見面的呢。』

他對於麗英這種同他一樣的早就心印的相識，感到說不出快感。但在事實上終不能不作着初次見面的客套，拉雜地談着關於演劇方面的話。在這平淡的交談中，麗英處處表示着異常的親切，使他欣幸得有點近于感激了。坐了不久

便告辭走了，麗英誠懇地再三說着：

『有工夫請常來玩。』

此後他再不作那普通的捧場，每次聽戲的座位，現在改在靠近舞台的一邊去。麗英下場經過總對他笑着示意招呼。麗英的家也成了常到的地方。

麗英的性情一如她所扮演的角色似的很富于女性的靜穆，同時又有着在舞台上不會流露過的天真的可親。絕沒有一股坤伶的輕浮的習氣，對於應酬似乎不很擅長。他和她接近稍久，才連帶地了解了她的家境所以不像普通坤伶的那樣華麗的原因，常在她家中來的捧角家也有幾個，但她似乎很鄙夷他們，私下裏常向他說着這般人是怎樣可惡的話，他有時不覺好笑地想起自己也不曾作過她的捧場者嗎？但她像是絕對不會這樣想到過。

他爲了要得麗英母親的歡心，有時不能不作些應酬，麗英總像阿姊似的阻

止他，甚至勸他以後不要再到戲院去捧場浪費。後來他是認真少去了，但有時真爲了要聽她的戲，去後故意坐在極遠的角上，想不使她看到，却仍逃不出她的視線，過後見了，她總是親暱地笑着責備他：

『你又去看戲來，是不是？』

他這時特別感到一種溫存的熱情，故意裝作圖賴不得地笑着不說什麼。把這愛的快感增高着。

他和麗英有了交情的事，不久便在那些容易引起妒羨的同學中喧嚷着了。他現在全然沒有了從前那種以捧角爲榮耀的虛榮心，對於以前那幾個很親近的一同捧角的同學，感到非常厭惡。每逢聽到將他和麗英的關係當作豔聞似的宣傳着的說話，使他說不出地氣憤，彷彿覺得不是自己受了侮辱，而是侮辱了麗英。

857.6  
380-5

說起來似乎不像事實似的，他自從和麗英這樣交往以後，他竟變成了比以前不知勤勵了多少，對於功課也有着從前所不及的奮勉，這在自己有時想起來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覺得自己整個的身心，因了和麗英的交往而純潔化了。他在空閒的時間，總要按時到麗英家去，可是此外的時間他是異常地甯靜，凡事都能安心去作。

像他這樣虔誠地戀着她一樣的麗英對於他也是有着超過于言喻的愛情。每逢她在她的家中滲雜着別的人一同玩着的時候，他總感到她的心的皈依。譬如和她的母親等人作着賭錢的遊戲時，遇到她的母親作弊騙他的時候，他雖然看出了還是很高興地願意這樣被騙着，但是在旁看着的麗英却總是不肯放過地故意玩笑着將作弊的地方揭穿。甚至有時在背後叫他不要常到她家來破費。

麗英的家中除了母親之外還有一個寡居的姊姊，和姊姊的兩個孩子。是全

靠着麗英的包銀過活的。那時她的包銀每月三百元，看來是很可以的數目了，但在她們的生活狀況分配起來是不能算作寬裕的。因此她的境遇也是有着別人不易了解的艱難。爲了這個他常感覺到自己無力相助的傷心，因此那同情和愛意是格外增加着贈與她了。

這時說他和麗英發生了某種關係的謠言也有了，不能分辯地他被人認爲浪子似的沉溺了的人相視着。在實際他和麗英的愛也許是超過于這般人所思議的之上的深重，但形體上是連互相告白着愛的說話也不曾有過。但那像是太過又像是不及的謠傳是儘在廣播着，以至于他收藏着的麗英的照像有一天會失了竊。不久他被校長招進訓話室去了。

他像是爲信仰爲主義而戰爭的勇士一般，他對那校長發生了使全校爲之愕然的衝突。

開除學籍的通告于第二日便送達了他的家裏。在父親的震怒和責備之下，他是意外地冷靜着承受了。但在沉默中他表示的不是懺悔而是反抗。就在當日的晚間他悄然地離開了家庭。

暫時投靠到一個友人的家裏，但是爲了窮困，隆厚的友誼並不能使他得到幫助。因此生活的窘迫開始襲來，每日度着平時不會想到的凄苦的日子。就在這時他仍拒絕了家人的尋歸。隨後應試某報附刊的編輯的招考，被錄取了，才把生活暫時蘇醒過來。

這時他不但藉這編輯維持了他的生活，同時舒洩了他的傷感。全沒有把文字作爲媒介有所爲地來寫情詩的那意思，但在他的作品中時時不能自己地流露着爲愛而苦悶的頹廢。那對於麗英的戀情像佔據着他的心一般地同時充滿了字裏行間。自然，他並不想得什麼了解和同情，更知道他這心血的結晶永不會

呈現于麗英的面前的。

在這中間，誰也覺得奇怪的是他一次也沒有再和麗英謀面，就是戲園也成了他忌禁的地方。像是殉教者似的他抱着受苦的精神在忍受着愛的極刑。時刻地把麗英因他突然的斷絕而疑慮悲痛的情形牽掛着，但他始終沒有再去和他晤談的意思，在命運和人事的注定之中，他願意把那悲苦的未成熟的戀愛，就這樣珍藏起來，作為他的至高的情感的寄托；他願意把血和淚永遠為這愛的創傷溢流着。

又過了些時候，他終於和家庭和解了，不久藉了讀書的機會離開北京，來到上海。他的精神無窮止地頹廢下去，但他總覺麗英賜與了他一個新的生命，過去的珍貴的記憶成了永久的生活的中心。

在知友當中有時他也曾把這事述說着，但無論如何<sup>一</sup>在別人不過覺得這是一

夠普通的戀愛的悲劇吧了。

一年後的一個暑假，他重回北京去。只特意去到中和園的門口，把那戲牌上照舊寫着的麗英的名字望過一次，而戲園終于不曾走進。但有一天無意中却在一個影戲院內，看見麗英和一個中年男子並坐在他的前排的位子上，當時他不及等到影戲終場便在暗中悄然地走出去了。此後沒再相遇過，便又離京返滬了。但他的記憶仍不能爲之稍稍淡漠。

現在爲了一向和麗英搭擋唱鬚生的劉桂芳的來滬，仍這樣地激動不已，他急切地想去看她的戲。

在早晨的時候，他把劉桂芳今晚登台演「四郎探母」的廣告看過後，他這一天便不會安心去作什麼事，好像整個的精神爲了晚間的看戲而集中起來。吃完

晚飯、天已經全黑了，戲園在這時是已經開場，不過照例頭兩齣戲是沒有什麼可看，而劉桂芳演的自然是大軸戲。

爲了要把這難挨的時間消磨過去，便走進一家離戲園不遠的飲冰室去。這時雖然白晝還有酷暑的餘威在支配着，但在晚上是認真地感着秋涼了，和那秋扇一樣命運快要不久的飲冰室，在這晚上的時候頗見出冷落來，他坐在許多空棹椅的中間，向侍者要了一杯熱咖啡，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着，不時無聊地對那掛在牆上的鐘，望着牠走動。覺得經過了無限長的忍耐了，而那縱容走動的鐘針才指九點。

雖然知道這時候在演的都是些一無可看的乏戲，但他像是忍耐不住了似的起身往戲園走去。

擠滿着各種車輛各色人衆的戲園門口，兩盞很大的汽油燈把門內外照得刺

日地通亮，連那些站在那裏仰着頭看牆上貼着海報的人們的臉，看去覺得異樣青蒼。雖然是在到處趨向着新異的上海，而這舊戲園的門前却仍是十足地輝炫着特具的古色古香，有一種不變的異樣的空氣瀰漫着。門內的兩旁密密地堆了兩大堆花籃，擺列在許多穿藍長衫的賣座的人之間，與人以一種極端不調和的觸目的印象。他剛走進門去，一個賣座的人便迎了上來。他的座位是托那位朋友預定的，這時找着了那賣座的。便被引導着走進鑼鼓喧天的戲場裏去。裏面人已經坐滿了，嘈雜騷動和那台上的鑼鼓差不多同等地熱鬧。他在那舖着紅色戲單，擺着水果碟子的窄狹的樟前的長椅上坐了，身邊的一張椅子空着，那位約請的朋友還沒來。茶房隨即送上茶壺，和那花露水氣息濃厚得刺鼻的手巾來。穿梭似的茶房的身影在面前閃動了好幾遍才停止了。但在身邊前後還是不停地有茶房忙碌殷勤的影子映進他的視線，還有那些忙碌不亞于茶房的觀眾們

嗑瓜子，喝茶，吃零食，招呼熟人，應酬朋友，爲了原有的嘈雜，說笑起來不能不格外地提高了嗓音，這樣好像使他們的豪興更增高着；無論那一個人的精神看去都很煥發。這時台上的戲也似乎專爲助興而演的，盡是熱鬧的武戲，那台上拚命敲着的鑼鼓一面助演員跌打，一面幫助觀衆騷動，將台上下的空氣打成一團，使每個人都覺得調和，舒服和興奮。只有他被四週的空氣壓迫得非常難耐，便將視線抬到騷動着的人頭的水平綫，將懸滿了牆壁的贈劉桂芳的扁額和對聯，以至那舊劇場中所特有的一切，都重新地看了一遍，他的心情恍如同到了中和園聽戲的時代。

聽見賣座的說「這裏就是」的聲音，他回轉頭去見是約請的那位朋友來了。

『你這老行家，怎麼老早就來了？』

那位朋友一面用那洒着花露水的手巾擦着臉，一面這樣玩笑着說。

『也不早了呢。』

他連敷衍話也不願意多說，這樣就停了。

壓軸戲剛一下場，全劇場突然變了新的空氣，一直繼續着的喧擾忽然異樣起來，像是冷靜了又像是緊張了。每個人的視線都集中到台上新換的場面。賣座的之類的人在場中奔走得分外敏捷起來，像運輸隊似的把許多先前在大門口擺着的那些花籃提進來再遞到台上去，一層層地排列起來，把舞台的面積都遮得縮小了。隨着又拿進了一些不知收藏在什麼地方的各種銀盾來，在花籃的後面的棹上疊排着擺了。幾次想着「不會再有了吧，」却又見陸續地送進來，全場的觀客都似乎爲這意外之多的花籃與銀盾所吸引而失去了說話的餘裕，極端地靜悄着了。

隨着這花籃與銀盾的增加，他的心一刻一刻地緊張起來。

直到舞台上的花籃與銀盾佈成花店與銀樓中也不會有非常的宏觀，場面上纔停止了「長鏢」，敲起小鑼來，于是那扮四郎的劉桂芳在台口出現了。台下的觀眾像是因了方纔鎮靜的反動，這時鼓掌喝彩的聲音驚人地響起來，許久還不肯停止。

他是比那些捧場的人們還要興奮，心中悸動得對那喝彩鼓掌的聲音也不會意識到。他只在感受着劉桂芳給他的印象。無論是扮相，是台步，是腔調，甚至於所念的說白和唱詞都同三年前她留在他記憶中的印象沒有些微的差異。往昔他捧麗英時的情景立刻又浮現出來，在他的心中，任是怎樣也排除不去。彷彿那隨之登場的鐵鏡公主仍是麗英扮演，他感到一種不能支持的心的悸動！

『的確不錯，在坤角中像這樣的脫了脂粉氣真少有呢！』

那位朋友聽完了一大段的慢板之後，回頭對他這樣致着稱贊，附帶地也是

對他的鑒賞力的稱贊。

『同從前一樣，簡直一點也沒有改。』

他說着，臉上又浮起沉滯的苦笑來。

那位朋友作了一個「什麼事他都想得出」的笑臉，裝作知趣，又去繼續地聽戲。

這時扮公主的登場了。他一時沒有向台上望去的勇氣，但那在他的記憶中背誦得很熟的唱詞按板地唱起來了，這在破滅着他的幻想，告訴他這不是麗英了，但是隨着台上的唱聲，麗英的唱聲也在他的心中現出了，她的姿態，她的音容整個地現在他的眼前了。

藉了身體不快的口實，他急速地離開這劇場，代替了麗英在扮演公主的那角色，他終于不會一看。

深夜的秋風拂在他的臉上，打了一個寒噤，才覺得自己立在汽油燈冷冷地照着的嘈雜的戲園門口了。坐在那裏打盹的黃包車夫忽然驚醒了，擠上來攬這意外早退的客人的生意。

他坐在車上，一點點離遠了那胡琴的聲音。

這不夜的都市這時處于另外一個世界去了：繁華的商店隱沒了，車馬歛跡了，黃包車噠噠的聲音打破了無盡的長街的寂靜，執了最高的權威。

「四郎探母」的全劇在他的心中，如電影一般的在映着，那扮公主的是麗英，她也像劉桂芳一樣的是一點也沒改變。

## 兩隻面孔

下了電車，再步行一段路就可以到了。

玄之的心裏不勝厭煩似的想起那歸家較遲不免要被妻子責問的事，在華燈初上的商店門前低頭走着。這夏季的晚間，路旁的行人比白天還要擁擠，前前後後不停地被人摩肩擦背地掠過。在平時對於那撞着自己的身體走過的路人，

也許要表示憎惡地瞪視一下，這時却不勝其煩地一點不理會了。但是那些時髦女人的活潑而且肉感的腿在低頭走着路的玄之身邊輕捷地閃過時，是特殊地吸引着動人。今天因爲有了別的心事，使玄之不得不破例地迎面对着鑒賞，沒有再去仰頭回顧的餘裕了。

面前又是這樣的一雙腿在移動着走來。玄之正想要看，忽然被一聲嬌蹩的喊着自己的名字的聲音驚得抬起頭來，原來正是那雙腿的主人，迎面地立在那裏，合着笑向他打招呼。

『喔！密斯張，到那裏去？』

玄之也立即堆着笑容回答說；又向旁邊讓了一讓，以避去那急于要搶先走路的人們的擁擠，而且這樣，顯然地也是表示並非招呼一下便要告別的意思。

張女士也隨着向旁邊移動了一下。

『到你們府上去了，一個人也沒有。』

她抱怨似的笑着這樣說。

『怎麼，玉華不在家麼？』

玄之意外地問着。

『沒有。』

張女士說着，微微地搖着頭，姿態是非常的活潑。

『真對不起！那麼，請再回去坐一坐。』

『改天再來吧；現在還要到別處去呢！』

這樣說着，並不見得有認真推却的意思。

經過再三的邀請後，兩人便重加入那熙熙攘攘的人羣中並肩地走着了。玄之一面殷勤地和張女士攀談，一面却又不禁擔心着假如妻也恰好在這時回來遇

見了怎麼辦呢；但接着想到張女士是她自己的朋友，解釋起來理由是很充足的，于是心中也就釋然了。

從女僕那裏得知了「太太出去了」的消息，玄之一面說着「怎麼還不回來」，一面讓張女士在客廳裏坐了；張女士微笑着沒有說什麼。坐下後一時想不起說什麼似的，玄之微微地有些發窘；張女士却還是那樣從容地笑着。女僕送茶進來，玄之就問：

『太太是到那裏去的？』

『說是到是王三太太家裏打牌去了；小少爺也帶了去的。』

玄之心中想：這樣是非到半夜不能回來的了。可是一面向張女士忙着說「就回來的」，惟恐她要告辭地這樣慰留着。

張女士是這家中常來的一個訪客，但玄之得和她熟稔地交談的時候却是很

少；就是這樣，也還常爲張女士而受妻的煩難。譬如張女士那習慣成了本能似的說話時常望着人的媚笑，如果玄之也回報了一下，妻便會記着，等家人走了之後吵鬧不清，硬要他答應這種含有誘惑性的行爲以後再也不會有了纔算完事。對於張女士呢，雖然是至好的朋友，但於她那對男子有着本能的施展誘惑的這一點上，背後是把友誼完全抹殺地盡量地謾罵着的。

但這在玄之所得到的却是相反的影響，使他更明顯地意識到張女士的動人的容姿。這種意識是被妻啓發着而又壓迫着；玄之漸漸地覺着對於張女士不能坦然起來。譬如有時聽說張女士來了，自己爲了妻的多疑，故意躲着不出來相見。但那一陣陣的歡愉的談笑聲從她們的房裏送出來的時候，使他心中異常撩亂地儘在描摹她的姿態作着想像。這次在這夢想不到的湊巧的機會中，玄之處着不禁驚異交熾起來。一方面依然有些膽怯，一方面又異常地勇敢。他覺得

自己和張女士好像早已彼此領會了似的，現在想盡情地傾吐出自己的苦衷來。

玄之因爲心中思潮雜亂，一時沉默着，看見張女士似乎是窺悉了他的心事似的，在那裏玩弄着面前的茶杯，悠然地含着微笑，不覺愈加窘迫起來，甚至覺得自己的心的狂跳也要被張女士聽到了。

『呀！快九點鐘了！』

張女士仰着頭斜望着壁上的掛鐘，突然地這樣說。這聲音使玄之的心的狂跳猝然停止，連呼吸也像是弛緩得多了。

『這鐘快得多；還早呢！』

玄之說着，也感到時間的短促，把心思積極起來，不待張女士開口，又接下去：

『怎麼好幾天沒有來了？是有什麼地得罪了麼？真的，你每次來，我都失

禮得很。不過這個你總不見得會見怪吧！」

說到最後的一句時，把聲調特別鄭重地延長了，表示出難言的苦衷。

『那裏的話！前天不是還來過的麼？』

張女士說着笑了，眼光逼視着對方的受窘的臉。

玄之忽然想起妻對自己說過張女士的話「見了男子就想引誘，她現在也看上你了」，覺得張女士對他確乎不是毫無意思，便愈增加了希望的熱情，更進一步地說：

『今天真熱得很，我們到公園裏去散散步，好吧？』

說後竟連自己也在驚異着不知從那裏來的這勇氣。

『天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張女士並不見得對於這提議覺着冒昧，只是這樣表示一半的推辭。

『不要緊，到公園裏去坐一會，我送你回去。』

玄之不待他的同意，似乎自己很有把握似的到屋裏換外衣去了。

『我還是回家去的好。』

已經並肩地走出了家門，張女士作了一次最後的推諉。

兩人是向着附近的一所公園的路上走去，因為相依得很近，張女士的隔着一薄紗的肉體，到一種溫柔的感覺來，使玄之不禁有些神志爲之搖搖不定，覺着竟得到了連在夢中也不敢期望的幸福。一切事物像都失去了存在，眼前只閃耀着張女士的嫵媚的笑容，耳邊也只響着張女士的輕微而又流利的聲音。不過路上一遇見與他自己的妻有點相像的青年少婦，玄之仍不禁爲之悸動；隨即却是一種反感，想着「不要管牠」，忽然發生了一種平素所沒有的反抗的勇氣。在公園中的長凳上坐着，玄之不知在什麼時候把手輕輕地按在張女士的手

中；兩人暫時沒有一點動作，像是凝住了似的，只有爲愛而熱起來的血是在盡量地沸騰。

『我真是愛你。』

他的聲音抖得連自己聽來都覺得不像是說話了；他的手指也隨着聲音的緊張由撫摸成爲緊握了。

張女士在暗影中又低了頭，簡直看不見一些表示；只就沒有拒絕的意思這一點上，已足使玄之變作更爲勇敢的了。

『我從第一次見面就愛了你，可是直到現在我纔能和你接近。我覺得你也不討厭我的，是不是？』

『你的太太呢？你不覺得……！』

張女士依然是低着頭，一動也不動，這聲音像是從什麼地方吹來似的。

『假如是戀愛的話，那是什麼都不成問題的。我只覺得愛你；至于她，你總可以看得出我們那裏有什麼愛情。』

玄之說着認真有些感慨起來。他和他的妻在婚前也曾有過戀愛的時期，但是婚後便和舊式結合的夫婦沒有絲毫區別地那樣平淡無聊了。她作了孩子的母親，家庭的主婦，對於他，只是個盡着義務的妻；那愛的慰藉却是沒有了，絕對沒有了。

沒有比婚後的男子的心更為荒涼難堪的了；至于女子彷彿那家務的關切和子女的愛護是可以補償那愛情的損失。但是男子呢，他感得愛的恐慌，又受着壓迫的苦悶，好像婚後的男子便應該完全摒除于愛的範圍之外，連一點妄想的追求也都絕望了，只變成了機械般的按時往返的無情趣的家庭和辦公處之間，這便是他們的生活了。而他又是在洋行中辦事的，這是尤其使他苦悶的一點。

對於那些得與女同志朝夕共的黨部機關，不知會起過多少羨妒的遐想；但是一想到嚴厲的妻，就連這夢想也感到絕望的悲哀了。好像是權利似的，妻總是板着「你只應該愛我，愛我」的面孔，連看一下別的女人都要干涉地那樣不了解男子的苦悶的心情。玄之一想起來對於妻便感到無上的憎惡，覺得「我們那裏有愛情」這句話還是說得太輕了。

張女士好像也在同樣地不知作何感想，沉默了許久。經玄之重問了一遍，「你討厭我麼？」纔說：

『我覺得你不應該這樣！』

『戀愛是應該勇敢的，只要你愛我，我愛你，別的還管什麼呢？』

玄之憤恨似的想到了嚴厲的妻便應該對於人生的樂趣全然絕望，這是不能忍受的。他從陶醉的溫柔中，忽然激昂起來，把頭微微地抬起，向着夜晚的公

園的景物望了一下，處處照耀着電燈，但只是像增加美觀的點綴品似的，全園中仍是被朦朧的夜色籠罩着。不過正因為天色黝暗，正好使人放肆的窺視別人。玄之忽然覺得有許多遊人故意走過他們的面前注視着，連忙拉了張女士的手說：

『我們到那邊散散步去。』

說是散步，却感到自己的腿是在起勁地奔走。好容易到了遊人稀少的一角，並且有條長凳正空在那裏，像是等着他們去坐似的。

剛一坐定，握着張女士的手想說話，忽然看見她的頭向後回顧了一下，吃驚似的什麼話也沒有來得及說，擺脫了玄之的手跑開，不知道那裏去了。玄之也直覺是有追跡的人來了，並且覺得那人就是自己的妻子，于是也不及細看，轉身躲在一叢樹底下去，把自己隱藏到料想不致被人看見了纔平了一下氣，向

外面張望着，靜悄悄地什麼也沒有；又看了一忽，的確是沒有，這纔想起去尋找張女士。剛走出來，却看見張女士已經安然地坐在原來的地方，正在對着自己笑。玄之忽然明白了方才是她故意的作弄，忘其所以地急奔過來，熱烈地擁抱着她。一種燃燒着似的熱情通過全身，使他完全沈醉了，連想說的話也一時無力說出了，發燒的嘴唇剛觸到那柔滑的面頰上，不知怎的張女士忽然猛推了他一交，說：

『你看！你的太太來了！』

一種暈眩緊接着剛才的陶醉，向他襲來；稍覺清醒以後，睜開眼來，似乎有些異樣，在他面前的不是張女士的面孔而竟是妻的了。一時頗覺迷茫，而又驚愕；接着恢復了意識，轉動了一下，望了望桌上的檯燈，便完全坦然了。

『剛纔做的什麼好夢？把我當作你的情人了，是不是？』

妻那惡狠狠的聲音使他更清醒了。

『真奇怪得很，剛才作夢，好像還是我和你初戀的時候，我要吻你，被你推了一交。』說着熱情地把妻擁抱起來。『你太惡了，爲什麼推我，不完成我的好夢？』

『哼，知道是和誰的好夢？』

妻雖然還表示着不相信，却也已經有點動情了。

『除了你還有誰呢？』

他把夢中灼熱未退的嘴唇湊到那不會躲去的妻的臉上。暫時之後他覺得這個依稀也就是張女士的臉。

## 悵惘

爲愛痛苦着的心，像被什麼抓住了似的，任是怎樣竭力也掙扎不開；有時悲痛，有時絕望，有時抱了死的決心想把這斷絕了的，但他依然是抱碎裂的心兒迷惘地追求。愛的慾念已融合在生命中了，生命一天不死，這愛念一天不會消滅似的，而生命又是那樣使人留戀，雖是痛恨，詛咒，仍是固執地活着。他

也常常想到自殺，但又沒有勇氣，只好活着，而且是積極地活着。

他本質就富于煩悶性，現在是病了般的憔悴，憂悵，那樣子簡直使別人看了都感到一種淒切。

這是一個假日，別人都帶了歡樂的心情出去了，校中遺下了冷漠的情調。他獨自在草地上徘徊，但心中煩燥得散步也不能安甯，同時精神萎靡得動作都覺無力。他靜心地站住了，抬起了失眠成紅色的眼睛，望見了她的宿舍。他突然地跳起來，像有什麼在他的心中劇烈地掙扎着；他用力地咬住了嘴唇在抑制着不能開交的苦悶——但不久他就夢遊似的向着那白色的房子踱去了。

會客室的門口，一現出她的冷冰冰的面影，他的心就感到了寒冷；四週成了無望的灰色，他在咒詛地想着：『我為什麼要來呢？』

『今天放假，你不去麼？』

她泰然自若地笑着先說。

『不想出去。』

他費力地從嘴唇裏拚出這幾個字。

『等一會我們去看電影吧，我正想去找你呢！』

她作着全不懂他的心事的神情緊接着快活地說。

『對不起！我不能陪你去。』

『啊，你不願意和我去！那麼我也不能勉強，隨便好了。』

她用了不快的口吻說，但顯然是裝出來的。

他心裏想着：『你這虛偽的人爲什麼這樣的殘忍？何必故意敷衍我呢？』

她像怕他要說出什麼話來，趕快又提起了別的話題，使他沒有說話的餘裕，自己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對於已經不肯將真心露佈的愛人，每次談到愛的

事上，總是無着落無結果的結束，只有在心中更增加着悲痛和苦悶，因此對於再談到這件事，早就畏難了。現在雖是有着填滿了心胸的話，並不想再說出了；不過看了她在虛偽地敷衍，狡猾地對付自己的樣子，不由得憤恨起來。他抬起了像烈火燃燒着似的眼睛，對她用力地望着，像要看到她的心裏去似的。她有點畏縮地低了頭。忽然不知在那裏的淒然消沉的情緒，猛地襲來，他的憤恨變成了悲哀，眼光無力地落下，不久就告辭着走出來了。

他的心空虛得支持不住，同時又沉重地負載不起，恍恍惚惚地回到房中，便跌下似的倒在床上了。有時心情是疲乏得行路都無力氣，有時又暴躁得睡眠也不能甯靜，他又要再從床上翻身起來，茫然地立在窗前，手緊握着頭上的長髮。忽然想到外面去，但沒有什麼目的，祇彷彿這裏有着使他不能再留住的東西，想出去躲避似的。

坐上了人力車，便像將身子有了交付了似的，沉沉地又陷入那時刻繫懷的思潮，眼睛無力地微睜着；身子隨着車子的動力搖擺着。秋天的陽光，照到他的臉上，也像消失了光熱，變成了冷清，灰白的顏色。

日夜在心中思索的就是這些事；但日夜思索也還是思索不盡。他又重複地想着那些想過了多少次的事情。實在，她對於自己並無怎樣熱烈的愛，不過存了「隨便愛愛，也未始不可」的念頭，所以一方面和自己愛着，一方面還在籠絡着別的異性。她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愛情；她只把戀愛當作享樂，以使異性爲己顛倒爲快樂，爲光榮，而自己却不知怎的覺是想將整個的身心都交付給她地愛她，想將心血都熬煎得變黑了似的想得到她的專誠的愛。但這熱烈的愛的心兒並不是她所需要的；這全不能感動她的心，反因此使她對於自己有些厭倦了，厭倦後便取敷衍的手段對待了。還有什麼比愛的敷衍更沒有辦法的事呢？

戀愛全是感覺的，不能證實，也不能理論。明明她已經是不愛着自己了，但不肯承認地說是仍然愛着，想對方忍受不了說出是自己不愛她纔算事；這樣的情形雖是很明顯的，但無話可說也無法可想。

『殘忍呵！多麼殘忍呵！』

他在心中絕望地叫起來。體諒到自己眼前的苦況，忽然想起了一個人來，便是李麗。這可以說是他的過去的愛人吧，實在他倒沒有怎樣地愛着她，而她却是像他現在這般熱情地愛着自己。

『她也是這樣的悲苦吧，被自己愛着的人不愛了的時候？』

他傷感地同情地念着。接着又像是爲自己減輕罪咎，辯護似的想；當時對她不愛却並未欺騙或用手段對付過，什麼都是坦白地對她說的；而且後來愛了別人的事也曾寫信對她說過，並且爲了對愛的忠實，同時也是對於她忠實的

緣故，從愛了別人以後，便沒有再和她見過一次，甚至連消息也一點不知道。她雖然不能不難過，却總較自己現在的情況好得多。這樣的想着，心中一時是輕鬆得多了，而李麗的可憐却在他的心中繫念起來，忽然生了要見她的思念。但這念頭的動因，如其說是她的舊情復燃，不如說是同情的憐憫較為真切。一九四四年十月。

下了人力車走上電車，買了到李麗的住的地方的車票。方纔的一切都暫時地忘記了，儘在想着去會見她的以後的事。受了愛的創傷重去會被拒絕了的舊時的愛人、顏面上總覺難以爲情！見了後將是什麼情形呢？她或者是恨着自己的無情，舊時的愛念已經消滅了，將施一種報復的難堪的對待吧？或者，仍是在苦苦地迷戀着，對於一切都能寬恕的吧？他的心中是恐怕着前者，希望着後者。這或者要說是想從此便和她愛了吧，但實在並非這樣，他毫未感到什麼愛

的燃燒，不過是覺得現在對於她感到了解的同情，同時自己的悲哀，也只有向她可以傾吐，附帶地想看着她是怎樣的情形了的好奇心，也可以說是這想會見她的動機中，小小的一種力量。

下了電車，向着她的寓所步行走去，那街市的一切情景，都引起一種久別的傷感情味。他的心有點悸跳，忐忑，像將去做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或是去看一件不知底蘊的東西，有着一種奇妙的心情。想着此後的將來，將來，是什麼樣子呢？像看小說到關鍵的地方，以後的情節似乎意料到了又似乎意料不到。

走進了她的寓所的門，心跳得簡直有點使他支持不住；聽見樓上有談話的聲音，好像正是她發出來的。他將腳踏上樓梯，兩腿有些發抖。正扶着扶梯要走上去的時候，樓梯旁邊的門裏忽然探出一個中年婦人的面孔望着他。

『找誰呀？』

『找姓李的。』

他乾脆地回答了一句。

『姓李的？這裏沒有！』

『怎麼沒有？住在前樓的姓李的呀！』

他堅執地說着遲疑地停住了。

『沒有！』

那中年婦人有些不快地望着他堅決地說。接着又像想起了什麼來了——

『喔！從前是有個姓李的住着的，那早就搬去了！』

『搬去啦？可知道搬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他的心中一切像全然被人捉住了，空虛地只留下了幻滅之感，可是馬上又生出新的希望這樣問着。

『搬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可不知道。先前有張叫郵差轉信的條子，貼在那裏的，現在也早沒有了。』

那婦人有些不耐煩但還算和氣地說着，眼光指示着那貼轉信條子的地方，他隨着望去，的確那裏還殘留着未撕淨的白紙痕跡。

他將那已上第一級的樓梯的腳慢慢地收回來，向那婦人說了聲多謝，回身就出來了。

在他的重壓着擠滿着的悲哀，痛苦，絕望的心上，又加了一層新的東西——悵惘！

## 劇後

戲院的門口，電燈像照耀得非常寂寞。

方從劇場出來，臉上正熱烘烘的一觸到外面的冷風，頗覺寒慄。三人不約而同地微微地聳了聳肩，拉高了大衣的領子。

雖說是站在戲院的門口，但並不是看完戲出來，恰相反地竟是演劇出來。

今晚是借這戲院舉行校中的懇親會。

新劇是遊藝的最後的一個節目，演得很不錯，雖是夜深了，觀眾還一直靜靜地看完最後的一幕。

閉幕的叫子一响，幕落後的台上的演員像興奮得不能一步步地走似的，跳着奔往後台。在亂放着衣物的沒有坐位的一間屋子裏，好幾個人站在那裏爭先恐後地向塗着油彩的臉上抹凡士林。厚厚的凡士林將油彩溶化了，又拿粗糙的草紙去擦，臉上感着難堪的不快，但在嘴角上都掩不住地露出心內愉快的笑容。一面用紙在臉上擦，一面將眼睛露着招呼那來到後台的致譚詞的朋友們。

『成績好得很！』

『一個大的成功！』

『觀眾滿意得不得了！』

『場子太大，很辛苦了吧！』

種種的甜美的話，也辨不清那句是從那個人的口中說出的，也就一致的回答着：『不行！糟糕的很！』『聲音太小，聽不見吧？』……前場與後台對照着喧嚷，前面的聲音逐漸消去了時，後台的人也慢慢散盡了，只還有幾個演員在那裏換着衣服。

面上的油彩雖然擦去了，但多少還有些脂粉殘留着，頭髮的油光也還照樣閃耀，在燈光下照了鏡子，每人都覺得很滿意自己的面貌，從後台出來時，想着說不定還有人認得他們，在望着笑吧？他們像預先就怕羞起來似的低了頭走着，一面又留神看着有沒有真向他們指點着笑望的人，而那人又最好是少女，是女郎，或是姑娘！可惜這時觀眾已完全散盡，只在出戲院的時候，兩個開門的「僕歐」向他們笑了笑。

這樣的，有三人出現在大門口的電燈下站住了，猛地地寒氣侵來，他們本能地向裏面退了幾步。精神很散漫而又遲疑地互相望着問：

『怎麼樣呢？』

一位身裁瘦小叫作楠君的便說：

『自然回學校去呀！』

『等着坐學校的汽車嗎！』

站在旁邊的季新像是商量又像是詢問地說。最後是那位小李提出了意見：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還是自己僱車去吧。』

三人便又向着汽車行，彳亍在街上了。這時最後的一場電影也散過多時了，經過電影院門前，那裏只還有淡淡的燈光，而且嚴嚴地關上了黑色的鐵柵欄。那平時的歡樂和光明像是被關住了，又像是被逐出了，不知那裏去了。街

道上寂靜得只還有燈光在閃耀，但燈光任是閃耀得怎樣光明，也掩不住那夜色的沉沉了。三人的心情都異常地興奮，同時又似乎微感着興奮後的寂寞，也是因爲風太冷了，各人都將臉掩藏在豎起的大衣領內，暫時沒有講話，可是顯然地三人都在同樣的回味着一件事。

楠君忽然笑了，但沒說話，等到引起了身旁季新的注意，向他望了下後，才開了口說：

『喂！怎麼樣了？還在想着杜九姑娘不高興嗎？』

季新還沒答話，那位小李便搶着背那劇本裏的劇詞：

『杜九姑娘？你是說的那位女店主嗎？我簡直被她迷暈了。』

季新又用劇詞打斷了他的話：

『你們一天到晚想着女人，你看我，我從來不曾想過什麼女人，她們那

些迷人的手腕，我早看透了。無論她們怎樣都打不動我的心。」

『哈，但是後來呢？不也倒底掉在情海之中，給杜九姑娘迷上了嗎？』季新方說完，楠君又接上了：

『你們都不行，一個個的被杜九姑娘弄得神魂顛倒，可是元其量連她的小手兒也沒得摸着。你們看我，什麼心思也沒費，杜九姑娘就和我訂婚了。』

『這就是女人的手腕呵！你越巴結她，她越不理你，我算是恨透了女人了，從此我再也不接近她們了！』

季新做着演戲的身段說。

『好，我和你表同情，以後發誓不理她們。』

小李接着說了又回頭望着楠君，『就是你好，杜九姑娘就要跟你結婚了，快去吧！』

『有些人甘心不要自己的自由，拚命的想結婚，真是傻，我可能也這樣。』

楠君說着季新在戲中說過的話。

『得了吧，你不想着杜九姑娘！』

季新像認真的說。

三人半真半假的在用劇詞談着話，精神頗覺興奮。季新在劇中是扮演一個恨女人的人，後來被女人迷惑了而去愛時，又被女人玩弄地拒絕了；小李在劇中是一直追求着女人，但結果也是同樣的被女人玩弄了以外，什麼也沒得到。雖說是演戲，但將劇情體味着，也就多少有些感觸。這時將劇詞用來談着話，對照着實際的心情，就更感到什麼似的，覺得即使因為被女人玩弄了而恨女人，或是追着女人而被女人玩弄了也好，只這沒有女人的生活，是太寂寞空虛

得難堪了。

汽車行還沒走到，長方燈的「東方咖啡」四個紅字照在面前了。

『喂，東方咖啡，坐坐去，這樣夜晚還沒來過呢。』

小李站住了說。

『當心呀，這裏又是女人。……』

季新笑着說。

『發誓不見女人了，可又來找女人了，唉，你們這一對蠢貨！』

楠君又作着戲取笑了。

雖是這樣說着，但早都一致贊同地走進咖啡店的門了。上樓的腳音，驚醒了在那裏結賬的賬房先生，抬起了渴睡的臉來迎面望了一下，沒有什麼歡迎的意思。他們並不理會地走進咖啡室去，裏面只有懸着的電燈在照着頗覺黯淡，

兩個侍女正伏在棹上睡覺，聽得他們走來，抬起了睡意惺忪的臉，又嬌又懶地像要撲到客人的懷裏去似的站起來，隨手扭開了牆上的電燈，作着妖豔的笑容代替着招呼。

『怎麼這時候就睡了？！』

小李像被吸引住了似的，釘着那侍女的媚態在笑問。

『又沒有客人來，不睡作什麼？』

那個穿鑲珠邊衣服的年齡較小的侍女更施了一個媚眼，裝着又嘔又怨的口吻說着，一面接過小李脫下來的大衣。

『是不是李先生說好了要來的，你在這裏等得不耐煩了？』

季新取笑地說。

『大約是在等人，可不知道等的誰？』

小李更堆起滿臉的笑，望着那侍女。

『等的是狗！』

那侍女瞪了他一眼，又撲的一聲笑了。

『噢，怎麼罵起人來了！』

『誰罵人？反正等的不是你，罵也罵不着你。』

『假設你想着的是狗，我倒情願做狗叫你想着。』

『噯，對啦，那可一天到晚伏在石榴裙下了。』

季新又從旁插進去取笑，說得大家都笑了。

另外那個身段苗條，穿着緊裹着的旗袍的侍女，端了咖啡來，兩手端着杯子，走路的姿勢更加嫵娜，耳上的鑽石耳環，搖動得更加閃耀，楠君端起咖啡要喝的時候，忽然想起來了問：

『菊英到那裏去了？』

『她因爲眼睛不好，早回去了。』

那侍女一面把咖啡放在檯上，一面回答着，說完便在季新的身邊坐了。

『唉，孤單單的我呀！』

楠君說着放下了杯子，將身子依到椅子的高靠背上笑望着他們。

『你還孤單什麼，有了杜九姑娘？』

坐在對面正擁抱着一個侍女在低頭密語的小李，抬起頭來笑着說。

『杜九姑娘是誰？』

那兩個侍女注意她在打聽。楠君彎起了身子搶着說：

『你聽我告訴你們，他們兩個住在旅館裏，那旅館裏有個女店主名字叫杜九姑娘，你猜他們兩個怎麼樣了？一個是一見就迷了，一個起初還說着恨女人』

的硬話，但後來也一樣的給杜九姑娘迷暈了，兩個人一天到晚跟着她，又是吃醋，又是爭風，鬧得神魂顛倒；可是後來呢，那杜九姑娘把他們白白的玩弄了一頓和別人訂了婚，就把他們撵出來了，剛才就是從那旅館出來到這裏來的，你們還理他們呢！」

『你聽我說：那和杜九姑娘訂婚的就是他自己，明天見了菊英告訴她不要理他吧。』

季新從抱在懷裏的侍女背後伸出頭來，忍着笑在說。

『那杜九姑娘好看嗎？』

那兩個侍女被弄得有點莫名其妙，不自然地發着笑繼續打聽。

『不好看，怎麼會把他們迷暈了？』

又是楠君搶着說。

『爲什麼不帶張像片來給我們看看？』

『爲的是呀，爲的是怕你們看了吃醋。』

楠君作着使人發笑的臉色。

『誰吃醋！』

那侍女忍笑含怒地將眼睛瞪着楠君。

『好，沒有吃醋，誰吃醋誰是個王八！』

『誰冤枉人誰也是。』

那侍女還不甘休再撒嬌地說。

『好！爲了你作王八也情願的！』

楠君忍住笑端起了咖啡在喝。那侍女還要說話被身旁的小李阻住了說：

『別鬧了，他剛才騙你的，我們是演戲來。』

方才的調笑，變爲私語，在對面的椅子上小李和季新每人挾着一個侍女，說話越來越低，頭越湊越緊，彷彿已到完全忘掉了一切的地步。雖說很曠達的楠君這時也不免有點寂寞的在笑望着；這寂寞的時間到底難挨，終於說出：

『喂，也該走了吧？別在這兒討老板的罵了！』

小李和季新于是同時抬起像從睡眠中被喊醒來的臉。

『對啦！』

小李雖然這樣說着，但還像不情願似的，把錢拿出來看着。『嚟呀！兩點了呢！』

又回頭向那依在他身上的侍女說：『你們什麼時候回去呀？』

侍女們也着實疲倦了似的，不想再挽留，說着：

『這也就要去了。』

『好，我們送你們回去吧！』

小李想起了這慰藉別離的法子來很興奮地說。

侍女將季新拿出來的錢去付了賬回來，站在他的面前，傾斜了身子，微睨着眼釘着他，一聲不響地將那托着找回錢來的手高高的伸出來，正在穿大衣的季新，拿了大衣不動地作着眼色和她對望，直到那侍女的手慢慢地放下來，媚眼俏聲地說了聲『謝謝！』

三人變作五人，又重出現在街上，那兩個侍女畏寒地緊緊地貼在他們身旁走着。早就要去的汽車行，這時來到了。

他們三人並排着坐了，兩個侍女分坐在小李和季新的身上。女性的溫柔的肉體，被車子振動着像有彈性似的在動，他們覺得這肉體更沉重一點壓着才更適意似的，把她們的腰緊緊地抱着。

小李身上的那個侍女的家先到了。走下車去，站在路旁，回頭送着媚眼的侍女的影子，被靜寂，廣漠的夜色映照著，是格外動人的苗條。小李難以忘情似的從車窗臨向外望着，那侍女忽然又跑到車房向着小李的耳邊，低說了一句話才走了。

『什麼？什麼？』

車內的他們笑嚷起來。

小李滿臉正經地回答着：『沒有什麼，他叫我明天去。』

『哈哈……』

小李像沒有開玩笑的心情似的坐着不響。

『這是最後的幸福！』

季新笑着將坐在膝上的侍女更緊地抱了一下，那侍女低下頭來偎着他的臉笑了。

季新的最後的幸福也消去了時，車中靜默地寂寞起來。

『真有你們的，怎麼啦？』

楠君拉了拉衣服端正地坐在那裏很舒意地取笑。

『誰怎麼啦？』

兩人也不禁笑了。

『唉，這就忘不了了嗎？』

楠君繼續地在取笑着說。

『得啦，別說嘴了，今天是菊英沒來。』

『來了又怎麼樣，這還不是玩玩就算了，就值得這樣像終有介事地忘不下嗎？』

「玩玩」二字在他倆的心中特別印了深的印象，為什麼要玩玩，為什麼竟不

罷玩玩就算了？「玩玩」和「認真」兩者一樣也不能澈底地作到，正是自己的苦況。季新和小李都不說話地在煩惱着一些分析不清的思潮。

先會的演劇像真有其事似的使他們覺得惆悵，這會的事實又像是戲一般使他們感到空虛。身心雙方都很疲倦，他們都像要睡去了似的，閉着眼睛，靠坐在那裏。

楠君燃起了一枝香烟在悠然地吸着，將吃剩的烟頭拋向車外去時，隨着向外一看：

『噯呀！這樣大的霧！』

其餘兩人也隨着向外去看，像瀰漫着濃烟一般的白茫茫的，什麼也看不見。三人無言地重復歸到原座，又將漸漸入睡時，車子驟然地震動，三人如彈簧似的一齊跳起來問着：『怎麼啦？』

車子停住了，車夫嘴裏咕嚕着：『真見鬼，這樣大的霧！』一面走下車去看，他們三人也隨着走下去。是一個車輪陷到溝裏去了，車夫嘴裏聽不出說些什麼在抱怨着，反覆打量着在想方法。

『車子一時不見得會弄好。』

三人無能爲力地站在路旁，四週望去盡是一片白茫茫的，連是在什麼地方都不很辨得出，向前望去，有燈光可以看見，那大約可以斷定是學校了，覺得距離也不很遠，三人決定向着燈光步行回校。

被濃霧包圍着，身子像在不知底蘊的，沒有邊際的棉絮堆中迷茫地移動着，走了不遠的路，三人早都失掉了再進的毅力。「還是回去等着坐車吧」的話，終于說出來了，但向後回顧去，車影也早消失在茫茫的濃霧中了。沒法可想地只好說着「還是向前進」的話，負載着空虛的心靈，舉起笨重的脚步，無

聲地移動在迷茫的白色中。

## 飄零了的紅葉

樓的後面是一片竹林，稍微有風，便蕭蕭地發響。若遇到天氣陰晦的時候，大家便會忘記了這是竹子的聲音，常抬頭望着外面想：『呵！下雨了！』自然，這也是初搬來住着不久的事。

剛搬到這樓上來的第一天，便遇着下雨；雨又是從來所沒有的那麼大，而

且是接連的幾天不曾稍停過，簡直像要把這世界毀滅了似的。樓的四週積水有一尺多深，單是望了望，也就沒有走出去的勇氣；同時因了狂風雨的吹打，窗子是終日地扇閉着，玻璃上是洒滿了雨滴，模糊得什麼也看不見。就是平靜的心情在這時也要變成憂悵，煩燥。就在這時候，她又遇了這樣痛心的事。

爲了看這新居，他到她這裏來了。坐了不久，看了看外邊，站起來說：

『雨越下越大了，我得走了！』

拿起了帶來的雨傘。

在上海的C忽然推門進來。

『呀！來的真不巧，這樣的大雨！』

C說着看見了他，稍覺有些異樣，隨即平靜地點頭招呼。

他把拿起的雨傘又放下了。高興而欣慰地坐談起來，竭力避着不去理會她

的遏止不住的悲痛的臉色。彼此懷着不同的心情，却都同樣地蓋在假面具的底下，作着很熱鬧很平靜的談笑，但終有什麼像在壓迫着。

C說要去看住在樓下的H，便走出去了。他像畏避什麼似的想走開而又爲難地不得不作暫時的停留。接着就說：

『爲什麼又不高興？』

『沒有不高興。』她說。

『那麼，幹什麼又是這樣子？』

『什麼樣子？』

『我可得走了，你看雨更大了！』

『剛纔不走是因爲雨小吧？』

『好！我走了！』

房門砰的一聲隨着他的後影關閉了。

窗子緊閉着，被風吹着的雨水一陣陣地打在上面。雨聲雖然隔着玻璃，也隱隱地可以聽出是那麼狂暴，被雨淋得模糊了的窗子，已經不透明了。屋中黯澹得像傍晚時候，同時又瀰漫着悶人的油漆的氣息，她覺得坐不住的，便也走出去，到且的寢室去。推進門時，全與預期相反地只看見且一人無聊地躺在床上。

『C到那裏去了？』

她這時已無隱飾吃驚的餘裕。

『不知道。』

且淡淡地回答着，顯然表示着知道而不說。

她立刻回身走出來，不知所以地在門口立住了。看着門前像河似的積水，

無情的雨仍在起勁地落。『C到那裏去了？』也像這風雨一般暴亂地在她心中吹打着。彷彿絕望無歸將要倒斃似的又回到自己的房裏。光線還是那麼昏暗，氣息還是那麼悶人，雨聲還是那麼狂暴……一切要把她的心搗成粉碎了。

用人進來倒水，她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問：

『看見剛纔來的那位C小姐了麼？』

『沒有看見。』說後又像想起了似的說：『喔，對啦，好像在樓下空房間的門口跟一位先生談話來着。』

像被不知是什麼的力量從後驅使着，她不自覺地已走下樓來，到了一間空房間的門口；猛然把門推開，正看見他和C一齊吃驚地抬頭望着她的眼睛。這時她的心中什麼也沒有了，只覺的脆弱到不能支持似的，將身子依着牆站住了。C不自主地而又嘲笑的神氣走出去了。他忽然變作猙獰的面容望着她，仿

佛在說：『好！什麼事？說吧！』

『請你不要再欺騙我了！無論怎樣都好，只請你坦白地告訴我！』

『什麼事！我怎麼欺騙你來？你說出來！』

她忽然感到自己的可憐，還說什麼話呢？但終于忍不住又說了：

『你說你沒有欺騙我麼？』

『欺騙？你既然覺得我是在欺騙你，那麼你就不要愛欺騙你的人好了！』

『呵！呵！』

心的顫慄，再也說不出話來。

『你還有什麼話要問麼？』

『你說——你不是愛她麼？』

『我不知道！』

他已走出門去。他的影子消失在關閉了的門後，這屋裏立刻空虛到像什麼也不存在了似的。她伏在牀上，無力地抬起頭來。窗外的暴風雨聲依然不管人死活地陣陣襲來。直到用人走來尋她吃飯，纔夢遊似的走出那近于恐怖的房門。他已經走了，C也回去了。她暫時想着這是夢吧？祇是雨還是那樣地落着；房中的油漆氣息還是那樣瀰漫着。

一切都像夢，但不像醒後的夢。

風改了方向，把窗子打開了，雨聲劇烈地響起來；碎了的心爲這雨聲激得更碎了。她向窗外望去，無邊的郊野，一片油綠色，附近的田裏看見都積着很深的水了，田裏的植物像都傾倒了；只看見竹林在搖曳，却並沒有聲響可以聽見，爲了被那雨聲掩沒住的緣故。林邊的細小的竹子不停地在竭力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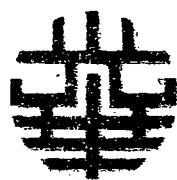
這是到了世界的末日了麼？不，不，只是爲了要毀滅她自己<sup>自己</sup>的心呵！

這已是許久以前的事了，只是心的創傷，還像是昨天的事一般，那樣的分明，那樣的悲痛。而且那雨聲無論在什麼季候都可以聽見，便覺得又回到那天聽着這雨聲時的種種情景。

爲了怕聽雨聲，對於那常發着像下雨聲響的竹林，便也憎惡起來。本來是爲了喜歡那竹林纔選定了這間屋子，但住在這屋中的她却輕易不再向那窗外眺望了。

今天是偶然地經過窗下，有惹眼的東西，使她站住了，那是在翠綠的竹林邊的一棵紅了葉的樹。平日未曾注意過，現在因爲紅了，纔惹她在目，只是紅了的紅葉是多半飄零了。她暫時站在那裏，聽着竹林的落雨似的發響。那樹上的紅葉有幾片落下來了，又隨風飄零去了！

啊！那飄零了的通紅的的紅葉不是她的心麼？不，不，她的心是碎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版

1—2000册

每册實售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63

5